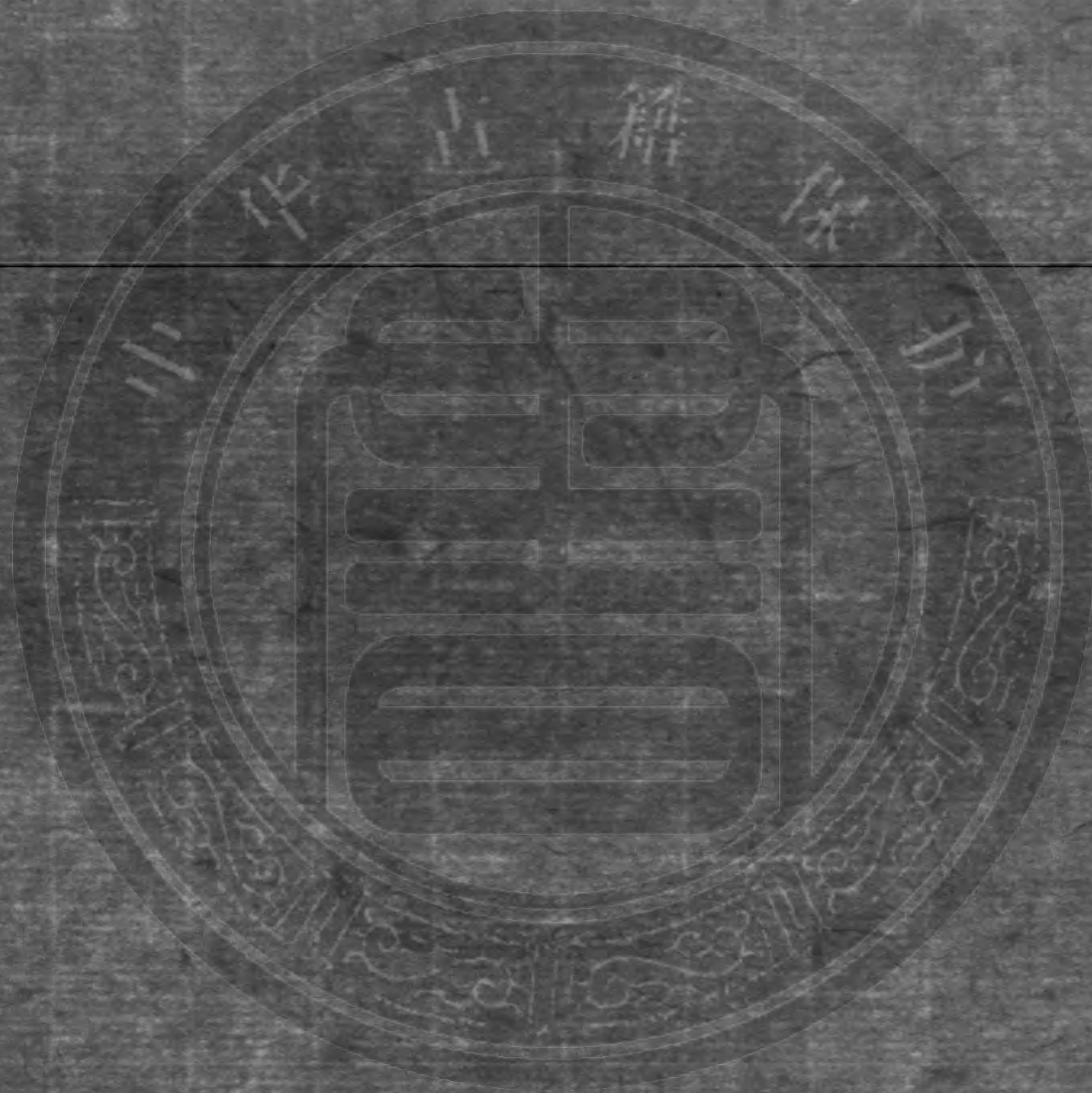


水



長樂郡
振錄
諸子

承恩
廣書

國子
籍
制

指南錄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

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卽引董叅政以兵屯榷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

公忠貞能
使殺虜不
敢道一放
肆語

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

未死以前
無非報國
之日真授
命有權

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開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為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

公亦稱架閣不名

軍深入。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未有宜中當國而可冀中興永嘉作靈武哉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

李郭處此當自裕如

呂師孟賈餘慶罪不容死

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

請前後序 知公從容 就義甚難 也忠臣視 此身實國 命所係頃 刻尚存將 欲興復不 效慷慨者 流徒以一 死謝擔純 忠心事是 固如此

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楊子江。入蘓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扶七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余里。爲巡船所

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楊州。
過瓜州。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楊州城下。進退不由。
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
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
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
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
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
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
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
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

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
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
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毘陵。渡瓜洲。
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
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
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
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
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
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
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子師。

設種種自
問心情以
敘忠志

直剖忠悃
寧甘瓦全
正是公所
懷初心

以爲前駢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
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
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
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
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
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
指南錄

卷之一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鞵壯心欲填海苦膽爲憂天役

役慙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爲北所留淡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

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覓明

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

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爲尼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

卒自蹈殊不可曉也

只看初心
是大學問

讀之心目
悲爽俱集

長安不可詣。何故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
坤增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山更青。

五鐵錯

貔貅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武
夫傷鐵錯。達士笑金昏。單騎見回紇。汾陽豈易言。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太烈。北愈疑憚。不得歸關。將校官屬。日有
叛去。世道可歎。

悠悠天地濶。世事與誰論。清夜為揮涕。白雲空斷魂。死
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勝有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竟誤身。子產片言圖救鄭。
仲連本志為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

字字成珠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
明月一間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著。故人血淚向天流。

大類杜工
部宋詩不
易有此

鷄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解一

予歷閱諸
公傳書法

皆謬故妄
綜一傳以
傳公忠貞
報國于萬
世至如元
兵稱虜伯
顏稱酋長
之類雖予
創議實不
悖公指南
錄書法也
讀此紀事
則知向來
作傳之謬

公意猶可
以口舌動

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太皇以予為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為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為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紆急之策，惟有款北以為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

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酋為之辭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為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維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官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公際此寒
惟有以口
舌當干戈
存宗社耳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

首勸予坐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卽入城。皆給辭也。先是予赴平江。入疏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亂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尺童子皆罵汝。何獨我哉。煥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旣負國。又隕家聲。今合族爲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旁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見殺。何爲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予實恨不殺。

曰舌當誅

汝叔侄。汝叔侄能殺我。我爲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顏峻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峻都開云。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不拚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爲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

虎頭牌子織金裳。北面三年蟻夢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梟獍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在周孔子
筆在宋文
公舌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
不愧當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嘗爲虜太
常丞。北方之儒也。隸峻都。峻都使之來伴予。雲父知
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甚惓惓於本朝。頗輸情
馬。作詩見贈。內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
大皇明。京師爲之傳誦。雲父大意以爲高麗地方數
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
今傳國如故。大元永定。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敢無

雲父不愧
信陵

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釋彼至此。
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來。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
矩。曰用舊人。丹雘塗墍。垣墉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
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
一柱。胸洞八窻。大學館中。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
來。安能鬱鬱居乎。是以汲汲如也。向時茶壘。曾寫千萬
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
木天而橫飛。何官不爲。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
部草堂。綠野後來。以此爲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舉脩
梁。

東 穿秀崢嶸華蓋峯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班

南 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林采魚生畫色府中氣

西 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噓真

北 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

金繫橫玉

一朶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轆轤乾

坤凌萬象

下 不是求田并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

荒歸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闕闕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

桃天上麒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

前脩用永傳於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某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

為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

今破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

公牘

十二

十二

十二

活賊者不
可不知漢
韓詔之治
琅邪張納

之於
荆州泰山
知此意耳

理事必見
其大是經
國手

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
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
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
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
巢穴之一機爲兩路官民舒洩冤憤不可失之時也前
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參差施行矛
盾茲得經司牒報捕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
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爲民固有稱爲盛
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
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惟安之
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
千羣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
山旣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
不受之科而況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
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
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
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
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
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
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旣作此可笑舉措未

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感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閩反以本路爲張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舊朝省看指揮如何。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爲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閩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爲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某非敢違使闡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恃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疎。承乏湘臬。適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略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爲之督。是行賊不足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

於兩閩間。自是無虛日。公移失機密。私積近文貌。求其
脉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曆爲便。司存以紫袋從
郵置往來。去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稟命焉。
庶幾昔人道二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於曆首
爲序。

十月十三日。某荐準牒報。大閩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
叅王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
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師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
小小將校。氣勢單薄。不能爲功。今南憲調三千人。以唐
貳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閩與之犄角。大作規模。

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
之所蒙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
困獸猶鬪。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思
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
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
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
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
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
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齷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

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憤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關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也。

其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復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蒼蔚延袤。山徭木客。聚旅其間。將四面而裹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感之。則林木疏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遙遙。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關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

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闔。闔爲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讐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小蒙利。是以鄉井間。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讐者也。今兩闔會兵而前。若無土人鄉導。是猶盲者索

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役。縱強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必須如狄武襄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嘗有張大蟲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爲郭察所劾。押下邕筦。効用。今以鈞闔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而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卽近日被虜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爲先。告諭之說。以爲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協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攫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爲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闔所調。不過戍寨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將。

此武穆破
楊么法

體統不爲嚴重。故鈴束倍覺費力。向嘗以紊鈞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衛此來。卽當抽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環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敗。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陽。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師叅王環衛相會。又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三日所批畫如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卽語之帥叅計議。其至明臺。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諭張虎者。使臺旣聞其可用。必詳審之矣。但其人爲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筦自效。本司若只求之桂闔。恐桂闔亦必以申取朝旨爲辭。且桂闔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惟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就節下決所嚮。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叅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一萬里糊塗書鴉不宜載之於檣輒次第所爲對口占

以授贊此筆者膚率必在所恕也。

萬里江丞相諱

十月二十二日

一二十一日宇文帥叅王環衛至衡是日留議軍事。

至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前此奉大闡之命調戍寨兵四項共二百人令本

司擇將本司遂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

時也今則大闡調兵千人輟元僚貴將以行與廣

兵大爲犄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

桂路分盡以其兵屬王環衛又須令杜通判解督

捕職事盡以軍務屬之宇文帥叅庶幾事權盡屬

大闡司存不過奉行指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

大閩之體也。而宇文丈之來。傳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使其與聞。某以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存。固自無以諉其責。但當如廣西章憲之所以自處者。章憲但爲其憲司之所能爲。若軍事皆是經聞任之。章不與知也。今某自有章憲樣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宇文丈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報應不免遲緩。恐誤事機。必欲凡事從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某舊出門墻。先生待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父師。今不自意。以一節趨走閩部之內。適門戶間有酬應。以子弟自

命。則所當爲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者。然事固有輕重大小。難於槩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山前文字。申到本司。在某可以予決。不犯專輒者。某徑自區處報山前。却申大閩照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則取鈞筆旨揮。如此。不失門墻奔走之誼。又不失大閩崇重之體。所有面與宇文丈講論數項。今一一乞鈞旨速作施行。

一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劄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閩命。而後事體歸一。桂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小。鈞判中或加

一權攝名色。在路分向上者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鼓舞之術也。

一宇文丈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苦不容本司解杜通判督捕職事。以爲杜丈任事數月。講切諳熟。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同督捕處之。又道州錢糧倍費支吾。山前若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其間。則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牌鈞判。令杜通判充同督捕職事。兼督發錢糧官。却望鈞筆褒拂。數旬庶其樂於趨事赴功。此一大節奏也。

諫事要着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寨二百人。錢糧已自斷續可憂。今驟添千餘人。券食支遣。小郡氣力。何以堪之。若不念其痛痒。先與區處。將來必坐困乏。關係不細。昨得倉漕書。亦閔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糴內作一道理否。先生寫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機喝犒。爲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能出氣力。問之宇文丈。所携似少。宇文丈子細。應非妄費者。望更那融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用。仍是庫中之物。宇文丈於此。甚以爲憂。

而不敢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某不敢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凡可以助臨事好謀之槩。悉從大帥。參環衛臺臺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不布於此。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日報。二十二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強。尤在心力之一。前此或招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一於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

置。但司存於山前遠。而使臺為近。周匝體探。量度應酬。惟使司協一是望。來示以廣西人憲為比。非所願聞。鄭丙為廣西憲。激勵流人。世堅立功贖罪。卒擒劇賊。章憲果以是為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率以自效。往往南窓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舊見胡到堂。與張紫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桂柳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強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孚。崇臺可徑予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庶不致久。

以此數語
所戰必克
所勦必平
行師者審

此
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杜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兼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叅議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融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一字文總督所携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椿管俟其申致便與科撥也。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爲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

招諭之術
正使其無
歸路無去
路時方用
耳若頓然
招諭不惟
不來且示
之以怯

爲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叅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來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挺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斟酌。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闢以爲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兔。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闢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洞。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

在兵者不
河不知

間而前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

矣是

朝廷亦然
不獨大闢

師皆難坐籌。諭制向已申諭帥參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應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下。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貴巧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了矣。萬里冗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

何不詭弱
祥走誘其
出而禽之
乎

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爲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采之南土。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嘗畫一塵。徹釣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爲。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南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捕。

探問秦孟四所閃着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偶或爲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釣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劫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

文山全集 卷十二
丁爲助。今使闡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綽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頓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點對二將。覺已微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云。今旣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

令戍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微。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卽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鈞照。

一道州供億。委有可憂。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剗刷。至近日。覺運幹之術漸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內。通融支遣。然苗糴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準爲券。米亦無可繼之策。若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則十日三千緡。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當自重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雖有數行焉。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

矣。甚可痛念。今幸而王守已來。數數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日得其肯往。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違從軍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約千人。既可爲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留境上。軍券不可謂少。頃刻不容稽違。方來者亦不知所措。使聞雖申朝廷。從運司應辦。然旨揮遲速未可必。今合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道州必

有一日之絕誤事。此時噬臍。何濟於難。此最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某不勝拳拳。

一全州鹽田峒。爲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絕。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某殊未以爲然。今得宇文帥叅公文。果亦訝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丈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峒民元不隨從之爲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某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爲三說。或誘或逐或擒。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矣。

柯倅赴全州。迂道來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晏九五也。伏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十一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於後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爲便。此中旣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諉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爲之嚮導。問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竟上

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先聞於我乎。回軍境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旣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陳門見賊不捕。遂爲此說。不欲奉司。

老將深謀
熟情熟法

兵在彼。特借義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於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黨其習詐。豈得全於不誤。一道州錢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司已行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剗刷別項窠名。少應本州之絕。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論。敢詳以聞。

無路得出。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卽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朱渙姜朴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來。李不自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既遣書。盼盼馬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幾不枘鑿乎。雖自會一由鼓譟。而今輒據亦寸水。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道兩淮兵定出。相公同作軟盟人。

李庭芝之
疑亦是慮
事一着然
亦思文丞
相為何如
入

楊州兵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鷺州直下南徐。侯自管。
皇親刺史統千舟。南望天家雨。燕中魚。黃雨。對吳安山。
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亡決。
只看元戎進退間。望時天之為平。命天不可言。言則終。

由出真州

予既為李制所逐。出真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真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
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閑看未幾。
王都統至。迤邐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楊州供得丞
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

有一丞相。差往真州賺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
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
彷徨城外。不知死所。

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鑣壕上歎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
憔悴世間無告人。

人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真州。疑予為北用。苗守貳於予
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
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使苗
守殺予以自明。哀哉。

楊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惟道使君無見解。

苗守是有
心識人但
歷于李制
使耳

城門前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比將信將疑而憐之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即議紆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為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為忠義。而兩淮不予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曾至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

平生只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為國家辦大事。乃不為制臣所容。天平哀哉。

一別迎鑾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旄頭。平山老子不收拾。

南望端門淚雨流。

真州宋祖發跡故號迎鑾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回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

往真州賺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

揚州。供吐以行。反間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真。

州見害。乃三月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

且北方覺。然不知走何處。是日使遣人詐入揚州。殆。

不加細察
至誤國大
機李庭芝
此節實冒
重罪論古
者毋使逃
過

無此理。看來只是吾書與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槩以爲奸細而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沉夜。沂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問。應無是。莫恐死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淮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公云。且行。

且行良久。有五十人弓箭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閣連轡而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誦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幾赴壕。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迥。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於是乎。爲之踟躕。心膂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苗守又遣衣被包複等來。還遂之揚州。是日上巳日也。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寇反見讐。記取小西門外事。

公亦幸有
天知爾

年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齧刀

於野。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馬。云有事商量。

景色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

又云且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

分云。今日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人欲殺丞相。

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今欲何往。予云

只往揚州。更何往。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曰莫管信

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令送往淮西。予云淮西對建康

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

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即從通州路。遵

海還闕。二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

中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

城下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

或歸南歸北皆可。予驚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

疑我矣。二路分見予。辭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聞

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麼人。口口是

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既真箇去揚州。某等部送去

乃知苗守亦主張不過。實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

而後為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原野。誰復知之。

危哉若蹄
虎尾沙於
春水

公亦幸甚

包胥秦庭
之泣伍員
昭閔之逃
險何有此

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金百兩，遂行。

庭芝眼孔
反愧白兵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司。行下有安民榜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爲之嗟嘆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歿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嘖嘖，嘆忠臣爲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

真州城裏勝安民。

杜架閣幾赴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歿於真州城下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追之。危哉危哉。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恐北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路甚憂疑。指處瓜洲也。又前某處楊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遣人伏路上，寂如啣枚。使所過北有數騎在馬，吾等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烟樹光中楊子橋。夜靜啣枚莫輕語。
草間惟恐有鴟鶚。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楊州。二十
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楊州有
販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梁子。二十人者。
但令隨馬梁子。卽至楊州西門。予一行如言。悵悵然
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真州送駿已回城。暗裏依隨馬梁行。一陣西州三十里。
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楊州

予至楊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徬徨狼狽之狀。以詩志
其槩。予夜行啣枚。至楊州西門。憊甚。有三十郎廟。僅
存墻堦。屋無矣。一行人皆枕籍於地。時已三鼓。風寒
露濕。悽苦不可道。

此廟何神。三十郎。問郎行客忒琅璫。荒堦枕籍無人問。
風露滿堂清。夜長。

楊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坐漫地上。
候啓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予等
莫敢語。恐聲音不同。卽眼生隨後。

譙鼓寥寥入四更。行行三五入西城。隔壕喝問無人應。

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臣之或見諒也。既至城下。風露凄然。聞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翁翁豈有甘心事。何故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揚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進退不可。城上兜鍪按劍看。四郊胡騎遶團團。平生不解楊朱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大是

杜架閣以爲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却。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主伸報國之志。徒歎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會乘風近玉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與其爲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城下。不失爲歿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俘上去。不如制命歿揚州。

死于南丞
相素心

子胥江上
婦文山賣
柴夫皆天
使之翼扶
忠節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紅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路傍邂逅賣柴人。為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三十里。山均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靴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拖行。事之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違。髣髴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心緒急。各持議論泣牽衣。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遠

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携以走。

問誰攫去橐中金。僮僕雙雙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既顛。內又饑。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曉矣。

顛崖一陷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饑火相煎疲。欲絕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滿山荒草。曉沉沉。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色漸

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登高者。見一隊人行。卽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爲謀拙甚。聽成生於天矣。不四。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顏垣上有白雲遮。

既入土圍中。四山閒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烟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路逢敗屋作雞棲。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無米糴。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掃退蟣蝨枕敗牆。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捫虱沉沉坐。遍覺人間日晝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踈至午後。懼曰。今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啾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追咎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矣。苦矣。時大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

蘇卿塞外
牡羊孕文

相窮途起
黑雲可信
彼蒼原有
跟從來必
不負忠貞

山色昏冥。若有神功來救助也。雲暴興。驟起滿山風。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人聲似潮沂。黑雲驟起滿山風。忽聞人聲。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卽無噍類矣。時門前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去。書闌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謂可以得米菜。少救饑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獲。二人解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比受金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相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胡兒只爲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糴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饑一日。城中衙捕後方開門。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

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予等饑窘失措。又以土圍中
露天不可睡卧。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
焉。

眼穿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糴米已無消息至。
黃昏惆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携挺至。良久。三四人陸續
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
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糝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
冠者。一夕於庭中燒火照明。諸樵亦不睡。予等且困
且睡。是不可言。

既投古廟覓藜羹。三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予夢惡。
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饑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凄然。
僅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
始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厚許之。使道往
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
北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却爲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
日之饑。又顧馬辦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

夫夫往焉。時樵夫知予無聊。又有所携。使萌不肖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淮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爲暴糧。曉指高沙移處泊。司徒廟下買家庄。

賈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賈家庄。止土圍中。臥近糞壤。風露凄然。時枵腹已經兩夕。一日半。懇三樵夫入城糴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顧馬趨高沙。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骨硬。風颭顛。頰高。流

離外顛沛。饑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揚州地分官

初五至晚。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醜甚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徼巡。咆哮按劍一何嗔。金錢買命方無語。何必豺狼罵北人。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星樓咫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脫胡虜易
脫中邦難
先生遭蹇
殊甚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庄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垆。愚飯於救生寺。竈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顛踏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規步。今日乃有此厄。流涕二十八字。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厨邊供晚炊。借問魚羹何處少。北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僱騎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乏。旦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騎。遶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二刀。割其髻。裸於地。帳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携黃金。賂邏者得免。予藏處距杜架閣不遠。北馬入林。過吾旁。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鄒捷。臥叢篠下。馬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急

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北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聞其有焚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叢篁以自蔽。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未幾。呂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邊鮎魚坭。傳聞不盡信。然他無活策。黽勉趨去。僥倖萬一。倉皇匍匐。不能行。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挺相隨。有無禮之志。逡巡行路。無可柰何。至日西。忽遇樵者數人。如佛下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於籬中。僱六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之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饑而卧。黎明過渡。而心始安。痛定思痛。其涕如雨。

讀之使我腸斷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圓。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煙。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濕。怒颺狂欲顛。流澌在鬚髮。塵沫滿橐鞬。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誰家苦竹園。其葉青粲粲。倉皇伏幽篠。生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虛弦。遶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霜蹄破叢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僊。猛虎驅群羊。鬼魚落蹄筌。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濺。一隸縛上馬。無路脫

糾纏一廝躪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賓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伴與一校。幸不逢弋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來度飛韉。遊鋒幾及膚。怒興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當其蹙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得痊。須臾傳火攻。然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度平田。幽篁便自托。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咽。斷壘汲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爲我屋。白雲爲我椽。彼草何荒荒。彼水何潺潺。首陽旣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竑。不見道旁骨。委積有萬千。魂魄親蠅蚋。膏脂飽

形容甚慘

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蹈不測淵。柰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爲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汙腥羶。求仁而得仁。寧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侖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鵲聲從何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馬覺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跣足如移山。携持姑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游手。面目輕且儼。自言同脫虜。波波口

易稻捲為
便安語更

亦

言言忠孝

流涎白日各持挺。其來何翩翩。奴輩殊無聊。似欲為鷹
 鷂。逡巡不得避。默默同寒蟬。道逢採樵子。中流得舟船。
 竹簪當安車。六夫共頽肩。四肢與百骸。屈曲如枯椽。路
 人心為惻。從者皆涕漣。星奔不可止。暮達城西阡。饑臥
 野人廬。藉草為針氊。詰朝從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
 無難。此難何迤邐。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基岱
 嶽。皇風扇垓埏。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報國臣有志。
 悔往不可湔。臣苦不如死。一死尚可憐。堂上大夫人。鬢
 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廛。首丘義皇皇。倚門
 望。惓惓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壖北海轉。萬折南洋沂。

孤騫周游大夫蠡。放浪大史遷。倘復游吾盤。終當啣我
 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從容為聖賢。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遄。

北以高郵米擔濟維揚。故自灣頭夜遣騎。截諸津。
 鮎魚壩其一。予是夜若非迷途。四更可達壩所。當
 一網無遺。乃知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
 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不死。何辜至此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魂靡定。回思初四土圍中。初二竹
 林裏。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手。而今玉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籬爲轎。見者憐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汗。人皆知其爲遇北。不復以奸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賺城。令覺察關防。於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發高沙

曉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爲指荒烟岸。南北今年幾戰場。

平淮千里莽爲丘墟。自出高沙。滿空曠高郵水路。與灣頭通下海陵。人射陽。過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太行南北燕山外。多少遊魂逐馬蹄。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失柁爲心摧。海陵棹子長狼顧。

水有船來步馬來。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聞然。棹人心恙。長恐灣頭有人出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施拆。整施良久。危哉險哉。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出。正在青山大路邊。

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爲寨。統制官稽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驥。字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

公福人也。爲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余至泰州。稽莊卽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鴈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泰州

余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寇出沒。其間真畏途也。

羈臣家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窞中。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鵲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三百里。茅葦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鼯鬼嘯呼。王陽懷畏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興骨。神明爲國扶。

旅懷

北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爲回車。海陵若也容羈客。膽買菰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

懷則堂實堂

二先生於余厚。余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惓惓於余也。

白頭北使駕雙羈。沙濶天長淚曉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人南北地行僊。

貴卿

貴卿與余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爲隣。平生交遊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爲淮海游。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比惠州。惠州余弟

不翅周公
伊威鹿場
之句

也

憶太夫人

一腔忠孝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
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夢寐頻。

卽事

劉琨王猛
志業無可
奈何矣

痛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雞可聽。新有虱堪捫。白
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閑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俯
仰經行處。死生談笑間。近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閑。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獻。
叫苦時時數十聲。

卽事

船隻時間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馬。極目奈無山。出
路相傳險。行囊愈覺慳。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意。
會通州六交。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
十一日早。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
前途吉凶未可知也。

倍極孤慘
之致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字。馳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去。荒迫不可言。二十三日。幸達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卽有馬至縣。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為囚虜矣。危哉。

若非神物
扶忠直難
道偶然又
偶然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人未應僥倖多。

如臯

如臯縣隸有泰州朱省二者。受北命為宰。率其民桔道路。余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為之驚嘆。於此命置三雄狐假虎之林。臯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險。一窻春夢送輕舠。

聞謀

余既不為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謀者云。鎮江府走了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悚然。為賊此南。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噴。不是神明扶正直。淮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三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為下流。去年從余勤王。補兩武資。今春時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及余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余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為當然。蓋委身以從此生。休戚俱為一人者。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余哭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

天植義性

又失一件
倉皇中歛
殞周旋如

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為記。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哉傷哉。為賦二詩。焚其墓前。

我為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遇賊能無死。尋醫劇不生。通州一丘土。相望淚如傾。明朝吾渡海。汝魄在它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路長。招魂情黯黯。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生不汝忘。

懷楊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覓船去。

說透家常
酸辛慘切
語

始知百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贖。漁父真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綈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識春風面。傾蓋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逃來住海濱。我亦東尋烟霧去。扶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准入浙者。必由海而通。爲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月間。方有台州

三薑船至。已爲曹大監鎮所雇。通州有下文字。自定回。張少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余適來。楊守遂以此舟送余。與曹大監俱南向。使有薑船而無張少保一舟。余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薑船。余又無伴。不我先後。適有邂逅。神施鬼設而至也。海上多時。斷去舟。公來容易渡南州。子胥江上逢漁父。莫是神明遣汝否。

發通州

余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新

班廣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余者。大說。愈兩。其。餘。流。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是當年不死方。

石港

王陽真畏道。李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乾坤萬里夢。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退。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鹽花。故國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卽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卽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濺青沙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岸買青鰕。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人趨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楊子江中渚沙爲北所用。故經道於此。復轉而南。蓋遼繞數千里云。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蜃起樓臺處。亦有北來蕃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水。水外惟天。大哉觀乎。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了無礙。分明便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游奇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潮。忽有十八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爲暴客。四船戒嚴。未幾交語而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卽爲魚矣。危乎殆哉。

一陣飛帆破碧烟。見郎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後聞欸乃是漁船。

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一 楊子江

自通州至楊子江口。兩潮可到。爲避渚沙。及許浦顧諸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楊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遊。回從楊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使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趁東歸。半醒半困模糊處。一似醉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楊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少行頭寶劍裝。

過楊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楊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卽鹹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此。何日岷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艤舟于此。寺藏御書。四明旣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禱。見於此詩。

厄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鴻毛。漠漠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息問金鰲。

夜潮

雨惡風穉。夜色濃。潮頭如屋打孤蓬。漂零行路丹心苦。夢裏一聲何處鴻。

亂礁洋

自北海渡楊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洋青翠萬疊。如畫圖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旁者。如岸上

公性耽山水。雖顛沛不能忘情。

是二段遊記

山叢山。實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仙國也。孤憤愁絕。中為之心。廣目明。是行為不虛云。

海山。仙子國。邂逅寄孤蓬。萬象畫圖裏。千崖玉界中。風搖春浪軟。礁激暮潮雄。雲氣東南密。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舟。張帆喚口。意甚惡。稍人亟取靈山巖路避之。一夕搖船。極其荒迫。際曉幸得脫去。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劍戟。

同時黃帽理兜鍪。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
鴈蕩雙峯片雲隔。明朝躡屩作清游。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承德
之後。主人號哲齋。闢堂教子。扁綠漪。爲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窓戶翠玲瓏。硯裏雲壇月。席間淇水風。清
聲隨地到。直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笋。千霄雨露功。

過黃巖

予至淮卽變姓名。及天台境。哲齋張爲予覓綠漪詩。
予旣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巖寄二十字。

變姓名爲
劉洙

魏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洙。

至溫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
楊子江心月照誰。祗謂虎頭非貴相。不圖羝乳有歸期。
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扁春仗衣冠。鎖月遊傷
心。今北府遺恨古東洲。常州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游。海
角雲爲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余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余已南歸不及領今聞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不可當

春晚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龍背夾紅日鴈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為數酋擒去指為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身著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附祖名元龍至南劍為余言

海酋口角

巧思快語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入彀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余自劍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相見即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祐說前生夜闌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雙劍橫

二月晦景山對書齋文

即元年二月晦余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於今再見寒仲春下澣追感墮淚八句警語共雲書夢不掛圓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船新讐誰共。雪舊夢不堪圓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風吹春草。陽烏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三月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橈榱桷折。木顛植榦悴。大者懷端憂。焦頭求室燬。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齒如擲比。賦分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浩無愧。

卽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

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崆峒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期頻。良馬比君子。清風來故人。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源路。吾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宵露。松餐立晚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誰同。祖述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補遺

題蘇武忠節圖

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間。謝村去平江欲逃。

死着

此時此處
天作之合

遇此圖不
曾遇意中
人說意中
事快快

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趣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
 濟萬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
 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
 自效。於是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至。告以余
 在鎮江走脫。城子諸校皆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
 國事移時。感慨流涕。即往住清邊堂。時從亡者始至
 也。引至直司。搜身上所藏軍器。既無他。然後見信。防
 閑嚴密如此。向使一疑字橫於胸中。閉門不納。天地
 茫茫。何所歸宿。噫。其危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漢蘇
 武忠節圖。求余詠題。撫卷淒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
 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賦三詩。書於卷後。時丙
 子三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於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淚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
 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
 生平愛覽忠臣傳。不為吾身亦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真已向生前定。
 老節須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恨死堪愛。
 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膽否。

漠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
 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鏡變。君臣義重與天期。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上巳日張元帥令李元帥過船請作書招諭張少保。投拜遂與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書此詩遺之。李不能強。持詩以達張。但稱好人好詩。竟不能逼。

元夕

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世事爭強弱。人情尚廢興。孤臣腔血滿。死不愧廬陵。

懷趙清逸

匡海真何地。驅來坐戰場。家人半分合。國事決存亡。一死不足道。百憂何可當。故人髯似戟。起舞爲君傷。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爲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疾。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併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只尺長安不得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

文山全集 卷十四
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
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鷓蚌。南人志欲扶崑崙。
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
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匡海。
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醢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淚垂。
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烟霧。
我欲借劔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

又六噫

颺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
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
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言志

九垓化爲魅。億醜俘爲虜。旣不能變姓名。卒於吳。又不
能髡鉗奴於魯。遠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連父。冥
鴻墮矰繳。長鯨陷網罟。鷄燕上下爭。誰何螻蟻等。閑相
爾汝。狼藉山河歲。云杪飄零海角春。重暮百年落落生。
涯盡。萬里遙遙行役苦。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
何語。一歎鴻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婦女低頭守
巾幗。男兒嚼齒吞刀鋸。殺身慷慨猶易免。取義從容未

壁立萬仞
可仰不可
節

輕許仁人志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徇道不
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素王不作春秋廢獸蹄鳥跡交
中土閨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真主李陵衛律罪
通天遺臭至今使人吐種瓜東門不可得暴骨匈奴固
其所平生讀書為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已矣夫易簣
不必如曾參結纓猶當效子路

讀書深養
氣定方有
此品節

南海

真堪碎心

劫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颼風吹鬢華一
山還一水無國又無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有感

海濶龍深蟄山空鳥雜鳴花隨春共去雲與水俱行壯
士千年志征夫萬里程夜涼看星斗何處是攬槍

張元帥謂予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予謂
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
書與不書張為改容因成一詩

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歸智滅猶吞炭商亡正採薇豈
因微後福其肯蹈危機萬古春秋義悠悠雙淚揮

登樓

茫茫地老與天荒如此男兒鐵石腸七十日來浮海道
三千里外望江鄉高鴻尚覺心期濶蹇馬何堪跡跡長

評騭真詩
史

獨自登樓時。柱頰山川在。眼淚浪浪。

海上

天邊青鳥逝。海上白鷗馴。王濟非癡叔。陶潛豈醉人。得

官須報國。可隱即逃秦。身事蓋棺定。挑燈看劍頻。

高入贛州

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應愧蜂蟻。

故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

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

一指南後錄卷之二下

出廣州第一宿

越王臺下路搔首。歎萍蹤。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風鼓。

聲殘雨後塔影暮。林中一樣連營火。山同河不同。

英德道中

海近山如沃。杼深屋半蕪。乾坤正風雨。軒冕總泥途。自

歎鳶肩薄。誰憐鶴影孤。少年狂不醒。夜夜夢伊吾。

晚渡

青山圍萬壘。流落此何邦。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汲

灘供茗椀。編竹當蓬牕。一井沙頭月。羈鴻共影雙。

珊瑚吟

南方有珍禽。鳴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瑤脂。燕

軒冕總泥途是馬非是嘆

趙佳公子籠檻以自隨。童子重丁寧。飲食必以時。將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待之豈少恩。不免加繫維。珊瑚真珊瑚。碎琢良自悲。中原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和中甫端午韻不依次

黃茅古道外。羸馬發南州。有客唾齊膚。何人念楚囚。歲年付流水。風雨滿滄洲。手把菖蒲看。黑頭非所求。

又呈中齋

風雨半腸道。飄零萬死身。牛兒朝共載。木客夜爲隣。庾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悠悠看晚渡。誰是濟川人。

又

萬里論心晚。相看慰亂離。丹成俄已化。璧碎尚無緇。黍西原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爲期。

竹間

倦來聊歇馬。隨分此青山。流水竹千箇。清風沙一灣。乾坤醒醉裏。身世有無間。客路真希絕。浮生半日閑。

越王臺

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臺。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迴。烟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舊家歌舞此啣盃。

南華山

我忠魂
以此狡虜

老禪初說
法

北行近千里。迷復忘西東。行行至南華。忽忽如夢中。佛
化知幾塵。患乃與我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真空。笑看
曹溪水。門前坐松風。六祖禪師真身。蓋數百年矣。為亂
兵。劫其心肝。乃知有患難。佛不免
况人

安南軍

梅花南北路。風雨濕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山
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饑死真吾志。夢中行採薇。

黃金市

閉蓬絕粒始南州。我過青山欲首丘。巡遠應無兒女態。
夷齊肯作稻梁謀。人間早見黃金市。天上猶遲白玉樓。

先子神遊今二紀。夢中揮淚濺松楸。

萬安縣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舉世更無巡遠死。
當年誰道甫申生。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灘頭惶恐聲。
傳語故園猿鶴好。夢回江路月風清。

泰山和

書生曾擁碧油幢。耻與群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
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誰忘父母邦。
惟有鄉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蓬牕。

蒼然亭

風打船頭繫夕陽。亭前老子舊胡床。青牛過去關山動。
白鶴歸來城郭荒。忠節風流落塵土。英雄遺恨滿滄浪。
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

書別里中諸友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尊。故
人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發吉州

巳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囚立。山河顛倒紛雨泣。
巳亥七夕此何夕。煌煌斗牛劍光濕。戈鋌彗雲雷電擊。
三百餘年火爲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綱解紐地維折。

精忠激烈
悲千古

恐天聞也
怒啼

妾婦偷生自爲賊。英雄扼腕怒鬚赤。貫日血忠死窮北。
首陽風流落南國。正氣未亡人未息。青原萬丈光赫赫。
大江東去日夜白。

臨江軍

江岸今多嚙。城居昔屢焚。市人半僮父。豎子亦將軍。蛟
哭金洲雨。猿啼玉觀雲。周郎墳土上。回首淚成痕。

予始至南安。卽絕粒爲告祖禰文。別諸友詩。遣孫禮
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子
以心事白諸幽明。卽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
風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予且行恐死以待。

人生天地
間授命各
有權

忠義士

垂至豐城。忽有見孫禮於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爲之
痛哭流涕。暮始見至者。取孫禮還舟。明早遂送之。豐
城縣。縱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予至。是不食已八日。
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
身荒江。誰知之者。盍少須臾。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
昔讀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亦不聞
有它。乃知饑踣西山。非一朝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
大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曉其何如。從者七人。
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劉榮。楚囚之况。宜哉。

隆興府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
西山但覺日初陰。誰憐龜鶴千年語。空負鵬鴉萬里心。
無限故人簾雨外。夜深如有廣陵音。

湖口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蘆林外。買魚茅舍傍。南
人撐快槳。北客坐危檣。江水交岷水。東流日夜長。

安慶府

風雨宣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梟
獍蕃遺育。鱣鯨蟄怒鱗。泊船休上岸。不忍見遺民。

池州

五老湖光遠。九華山色昏。南冠前進士。北部故將軍。芳草江頭路。斜陽谷外村。匆匆十年夢。故國黯銷魂。

魯港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床搖。國體真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燕山恨。西風捲怒潮。

采石

不上峩眉二十歲。重來為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濶處平如驛。况此介然衣帶窄。欲從摘仙捉月去。安得然犀照神物。

建康

記那有
變更以忠
憤之目視
之固不同

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溪月。偏於客有情。

金陵驛

一字一淚
一淚一珠

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鶯帶血歸。

此是真風
月一味耽
光景者知
否

萬里金甌失壯圖。袞衣顛倒落泥途。空流杜宇聲中血。半脫驪龍領下鬚。老去秋風吹我惡。夢回寒月照人孤。千年成敗俱塵土。消得人間說丈夫。

懷忠襄

平生王佐心。世運蹈衰末。齊虜誰復封。楚囚詎當脫。金陵雖懷古。尚友在風烈。褒忠侈遺廟。夫子我先達。

早秋

隻影飄零天一涯。千秋搖落欲何之。朝看帶緩方嫌瘦。夜怯衾單始覺衰。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六朝無限江山在。搔首斜陽獨立時。

說在之恨深於感

睡起

堂堂孤影起。聞雞風起。高樓鼓角悲。江海無情遊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平生管鮑成何事。千古夷齊在一時。坐久日斜庭木落。浮雲滅沒漏朝曦。

悲壯聲容透出紙上

中秋

不教收骨瘴江邊。驅向胡沙着去鞭。舊奪官袍空獨步。新食官飯飽孤眠。客程恰與秋天半。人影何如月陪圓。猶是江南佳麗地。徘徊把酒看蒼天。

南康軍和東坡酬江月

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風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東半壁。鴈過孤峯。猿歸老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靈尚有人傑。堪嗟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間雲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星髮。夜深愁聽胡笳吹徹。寒月。

萬曆中先忠惠既爭建儲批鱗幾不免相知詢後事荅詩云五鳳樓前堪洒血莫收吾骨葬江邊千古一揆讀之零涕

孔明不能
一統文山
不能滅虜
故應同恨

和中齋韻

過吉作

功業飄零五丈原。如今局促傍誰轅。俛首北去明妃淚。
啼血南飛望帝魂。骨肉凋殘唯我在。形容變盡只聲存。
江流千古英雄恨。蘭作行舟柳作樊。

再和

見說黃沙接五原。飄零隻影向南轅。江山有恨銷人骨。
風雨無情斷客魂。淚似空花千點落。鬢如碩果數根存。
肉飛不起真堪歎。江水為籠海作樊。

和友人

落落南冠過故都。近來我意亦忘吾。騎來驛馬身如寄。

遣去家書字亦無。景伯未囚先立後。嵇康縱死不為孤。

江南只有歸來夢。休問田園蕪不蕪。

驛中言別諸友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
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
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
發正為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在吞羸回旗走
懿。千古衝冠髮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

和

乾坤能大筭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牢愁無着處。那

辛古名即
原非求田
問舍人所
疑

文山在馬
印之或出

詞氣滯澁
恍如黃河

之水天上
來

更寒。垂四壁。橫梁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雪。江流如
此。方來還有英傑。堪笑一葉飄零。重來淮水。正涼風新
發。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去去龍沙。向江山
回首。青山如髮。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

鄧中甫即
光薦公嘗

懷中甫

時中甫以病留
金陵天慶觀

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風雨連兵幕。泥塗滿客衣。人
間龍虎變。天外燕鴻違。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欲以志銘
屬之謂能

知吾心者
此又以傳

屬之則中
甫亦公心

上人

行宮

中齋日

十里宮墻一聚塵。天津晚過客愁新。花啼杜宇歸來血。
樹掛蒼龍脫去鱗。福德儻存終有晉。秣陵未改已無秦。

句可泣鬼
神

第三四語
用古入化

秋風禾黍空。南北見說銅駝會笑人。

怪底秦淮一水長。幾多客淚洒斜陽。江流本是限南北。
地氣何曾減帝王。臺沼漸荒基歷落。鶯花猶在意淒涼。
青天畢竟有情否。舊月東來失女墻。

恐天公聞
之亦欲下
淚

廣齋謂柳和王昭儀滿江紅韻。惜未之見。為賦一

闕。中齋作

王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啣花去。浪翻鰲
闕。眉鎖嬌娥山宛轉。髻梳墮馬雲。欹側恨風沙吹透。漢
宮衣餘香歇。霓裳散。庭花滅。斜陽燕。應難說。想春深
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又

銅雀啼血
慘於杜鵑

題語具無
狼烟波

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

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

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

牕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

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

樂昌一段好風光。菱花缺。

令新官舊
官無立足
處

代王夫人作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

闕。王母懽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

夫人生離
比淋鈴死

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女

慷慨。嚙穿顰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

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

王夫人詞附

此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十八事也。昭儀名清蕙。字冲華。後為女道士。其時宮人死節者有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皆縊死。安康夫人遺四言一篇于衣帶中。一時節烈若青風。娘娘王氏賈瓊妻韓氏。希孟有五言長句。徐君寶妻某氏有滿廷芳詞。云詳見陶南村輟耕錄。

太液芙蓉。全不是舊時顏色。嘗記得。恩承雨露。玉階

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輦

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今古恨。憑誰說。

王夫人至
燕題驛中
云云中
原傳誦

公讀夫人
末語心
非之故為
作前詞

顧山河百二。淚流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轉。
關山月。若嫦娥於我肯相容。從圓缺。

浪淘沙 中齋

疎雨洗天晴。枕簟涼生。井梧一葉做秋聲。誰念客身輕
似葉。千里飄零。夢斷古臺城。月淡潮平。便攜酒訪新
亭。不見當時王謝宅。烟艸青青。

東海集序

觀此則當
時舉子已
少能詩者

東海序者。友人客海南以來詩也。海南詩而曰東海集
者。何魯仲連。天下士友人之志也。友人自為舉子時。已
大肆力於詩。於諸大家皆嘗登其門而涉其流。其本贍。

下語極有
稱量

公之詩亦
云然

其養銳。故所詣特深。到余嘗評其詩。渾涵有英氣。鍛鍊
如自然。美則美矣。猶未免有意於為詩也。自喪亂後。友
人挈其家避地。遊官嶺海。而全家燬於盜。孤窮流落。困
頓萬狀。然後崖山除禮部侍郎中。且權直學士矣。會南
風不競。御舟漂散。友人倉卒蹈海者再。為北軍所鈎。致
遂不獲死。以至於今。凡十數年間。可驚可愕。可悲可憤。
可痛可悶之事。友人備嘗無所不至。其慘戚感慨之氣。
結而不信。皆於詩乎發之。蓋至是動乎情性。自不能不
詩。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以後文字也。余與友人年
相若。又同里閭。以斯文相好。然平生落落。不相及。及居

巖

楚囚中而友人在行。同患難者數月。其自五羊至金陵。所賦皆予目擊。或相唱和。時余坐金陵驛。無所作為。乃取友人諸詩。筆之於書。與相關者。并附為後之覽者。因詩以見吾二人之志。其必有感慨於斯已。卯七月壬申。

文天祥敘

送行中齋三首

知寒着客
未說妙

秋風晚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歡。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女情。為君思汎瀾。百年有時盡。千載無餘觀。明明君臣義。公獨為其難。願持丹一寸。寫入青琅玕。會有撫卷人。孤燈起長嘆。

四語可作
公像贊

神龍蕩失水。馴擾終未得。威鳳雖在藪。肯顧雞鶩食。所以古之人。受變心不易。毫鼎已遷周。西山竟饑瘠。豫子身自漆。長弘血成碧。何嘗怨廢興。而或二心迹。堅白不在緇。羔裘良自惜。此諠公素明。俗見或未識。

俗子與逆
賊同不知
有君子所
以士俗不
可醫

嗟予抱區區。疇昔同里閭。過從三十年。知心不知面。零落忽重逢。家亡市朝變。惛惛蹈海餘。踽踽南冠殿。劇談泥塗際。握手鞍馬倦。依依斯文意。苦恨十年晚。魯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願。靈胥目未抉。端欲詣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腸百轉。余生諒須臾。孤感橫九縣。庶幾太尉事。

孤感句可
與太白五
岳起方寸
同觀

萬一中丞傳

真悌弟

此冊為指南後錄第一卷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尚有零丁洋諸詩。及後錄本在惠州合錄為一卷。而所恨者指南前錄敘號存而詩已不完。侍郎弟姑據所存本。使不泯於世。一聯半句。使天下見之。識其為人。即吾死無憾矣。况篇帙之多乎。歲在庚辰正月二十日文山履善甫書。指南後錄卷之二

予後錄詩以廣州至金陵為第一卷。今入淮以後為第二卷云。

發建康 八月二十四日

第五六句赤牘語工

能以入詩

只是心手

敏妙

賞心亭下路。拍手唱吾歌。樓外梁時塔。城中秦氏河。江山如夢耳。天地奈愁何。回首清溪曲。長江一鴈過。

江行有感 二十五日

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濕洞庭秋。水波窮愁空突兀。暗淚自滂沱。莫恨吾生悞。江東才俊多。

真州驛 二十七日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干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遺筭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望楊州

阮籍臨廣武。杜甫登吹臺。高情發慷慨。前人後人哀。江

山川悲故
天也
無限忠憤

呼月訴之
當令婦娥
掩泣

維楊驛

左。遠。陽。運。銅。駝。化。飛。灰。二。十。四。橋。月。楚。囚。今。日。來。
三。年。別。淮。水。一。夕。宿。揚。州。南。極。山。川。古。北。風。江。海。秋。時。
君。愁。出。塞。王。粲。怕。登。樓。千。載。英。雄。淚。如。今。况。楚。囚。

過邵伯鎮

八。日。一。自。在。有。致。今。朝。車。馬。地。昔。日。戰。爭。場。我。有。揚。州。鶴。誰。存。邵。伯。棠。一。

灣。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高郵懷舊

九。日。借。問。曾。遊。處。高。沙。第。幾。山。潛。行。鷹。攫。道。直。土。虎。當。關。一。
命。虛。空。裏。三。年。瞬。息。間。自。憐。今。死。晚。何。復。望。生。還。

發高郵

慘淡之景
歷歷如畫

初。出。高。沙。門。輕。舫。遶。城。樓。一。水。何。曲。折。百。年。此。綢。繆。北。
望。渺。無。際。飛。鳥。翔。平。疇。寒。蕪。入。荒。落。日。薄。行。人。愁。行。行。
行。湖。曲。萬。頃。涵。清。秋。大。風。吹。檣。倒。如。盪。彭。蠡。舟。欲。寄。故。
鄉。淚。便。入。長。江。流。篙。人。為。我。言。此。水。通。淮。頭。前。與。黃。河。
合。同。作。滄。海。漚。踟。躕。忽。失。意。拭。淚。淚。不。收。吳。會。日。已。遠。
回。首。重。悠。悠。馳。驅。梁。趙。郊。壯。士。何。離。憂。吾。道。久。矣。東。陸。
沉。古。神。州。我。今。戴。南。冠。何。異。有。北。投。不。能。裂。肝。腦。直。氣。
摩。斗。牛。但。願。光。岳。合。休。明。復。商。周。不。使。殊。方。魄。終。為。異。
物。羞。

公所輕者
肝腦而云
不能裂益
非人能挫
裂也

寶應道中

天濶博南鴈。淮途長北驅。甘棠成傳舍。細柳作康衢。田
海隨時變。山河往日殊。征袍共袞繡。夜壁一燈孤。

淮安軍九月一日

楚州城門外。白楊吹悲風。纍纍死人塚。死向鋒鏑中。豈
無匹婦寃。定無萬夫雄。中原在其北。登城望何窮。

過淮河宿闕石有感

始覺二字無限悲愁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
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
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為綱

勝為公裂淚為公竭天維地紐賴公不拆

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
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發淮安九月二日

橫眼皆牢愁天地俱

九月初二日。車馬發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寬。烟
火無一家。荒草青漫漫。恍如泛滄海。身坐玻璃盤。時時
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戍江南。當軍身屬官。北人適
吳楚。所憂地少寒。江南有遊子。風雪上燕山。

小清口初三日

乍見驚胡婦。相嗟遇楚兵。北來鴻鴈密。南去駱駝輕。芳
艸中原路。斜陽故國情。明朝五十里。錯做武陵行。

桃源道中

初四日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隔溪胡騎過。傍草野雞飛。風路吹青笠。塵沙薄素衣。吾家白雲下。都伴北人歸。

桃源縣

清野百年久。中原千里賒。火烟新聚落。山水舊生涯。種麥十數畝。誅茅千百家。我來行正倦。何處覓桃花。

崔鎮驛

萬里中原役。北風天正涼。黃沙漫道路。蒼耳滿衣裳。野澗人聲小。日斜駒影長。解鞍身似夢。遊子意茫茫。

發崔鎮

初五日

高鴈空秋興。寒蛩破曉眠。淡烟白似海。野水碧於天。興廢嗟何及。行藏信自然。南人乍騎馬。北客半乘船。

發宿遷縣

夜夢入星槎。曉行隨斗柄。衣暖露自乾。鬢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白眼睨青天。我生不有命。

中原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桑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引弓虛射鴈。失馬爲尋羊。見說今年旱。青青麥又秧。

望邳州

初六日

中原行幾日。今日纔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徐邳間。邳

勝國今復
何在

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烟草
漫漫青萬里古來劉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已千歲

徐州道中

初七日

彭城古官道日中十馬馳咫尺不見人撲面黃塵飛向
來漢王縞素師美人燕罷項羽啼一時混戰四十萬天
昏地黑睢水滄乃知大風揚沙失白晝自是地利非天
時漢王倉卒問道西一兒一女嘻其危太公呂后去不
歸俎上寧有生還時未央稱壽太上皇巍然女媧帝中
闈終然富貴自有命造物顛倒真小兒

彭城行

徐州彭城縣

連山四圍合呂梁貫其中河南大都會故有項王宮晉
牧連楊豫虎視北方雄唐時燕子樓風流張建封西望
睢陽城只與汴水通大平黃樓賦尚能想遺風邇來百
餘年正朔歸江東遺民死欲盡莽然狐兔叢我從南方
來停驂撫遺蹤故河蓄潢潦荒城翳秋蓬淒涼戲馬臺
憔悴巨佛峯滄海變桑田陵谷代不同朝為朱門貴暮
作行旅窮乘除信物理感慨繫所逢古來賢達人一醉
萬慮空如此獨醒何悲風逐征鴻

燕子樓

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我

無丞相
丞相之
於茲可

先生美人
同是一心

遊彭城門來吊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
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
有死。忠義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戲馬臺

九月初九日。客遊戲馬臺。黃花弄朝露。古人花飛埃。今
人哀後人。後人復今哀。世事那可及。淚落茱萸杯。

發彭城

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臺。野化發歲蕤。艸
埋范增塚。雲見樊噲旗。待節正如此。道路將何之。我愛
陶淵明。甲子題新詩。白衣送酒來。把菊臥東籬。

沛歌

山東滕山沛
縣初十日

秦世失其鹿。豐沛發龍顏。王侯與將相。不出徐濟間。當
時數公起。四海王氣閑。至今尚想見。虹光照人寰。我來
千載下。吊古淚如潸。白雲落荒草。隱隱芒碭山。黃河天
下。雄南去。不復還。乃知盈虛故。天道如循環。盧王舊封
地。今日殺函關。

歌風臺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雪變。魂魄來沛宮。壯
哉遊子鄉。一覽萬宇空。擊筑戒復隍。帝業慎所終。重瞳
愛梁父。此情豈不同。錦衣絢行晝。丈夫何淺中。緬懷首

可憐此目

南飛鴻

丘意自足分雌雄尚惜霸心存慷慨懷勇功不見往來
 事烹狗與藏弓早知致兩生禮樂三代隆匹夫事已往
 安用責乃翁我來湯沐邑白楊吹悲風永言三侯章隱
 隱聞兒童葉落皆歸根飄零獨秋蓬登臺共悽惻目送
 南飛鴻

固陵道中三首
 九天雲下垂一雨作秋色塵埃化泥塗原野轉蕭瑟千
 里一雙堠狐兔臥荆棘見說數年來中州乍蘇息
 茅舍荒涼舊固陵漢王城對楚王城徐州烟火連豐沛
 天下還來屋角爭

固陵城下兩龍爭不見齊王來會兵勒取河山新分地
 項王之後到韓彭

發魚臺

十二日

晨炊發魚臺碎雨飛擊面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變疑
 是江南山烟霧昏不見豈知此中原今古經百戰英雄
 化為土飛霧洒郊甸天寒日欲短游子淚如霰

明馬越鳥
悲哉

自歎

瑟瑟秋風悲烈烈寒氣驕蒲柳先已零松柏何後凋天
 意重肅殺造物無不銷強弱有異稟憂患同一朝惟有
 南山石千載一岩堯人苦不自足空羨王子喬

遠遊

黃河流活活。太行高巍巍。□□山以東。百□山以西。鄒
 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摩泰山碑。左躡函谷泥。郊廓
 吊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歎。或上北邙悲。平生幾
 兩屐。汗漫以為期。絕交天下士。要為男子奇。吳會徧王
 業。中原隔遺黎。安得與黃鶴。比翼天上飛。江河異風景。
 擊楫感且歛。陽運邁百六。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
 囚發孔悲。我本檻車客。為我解縶維。青蠅附天驥。萬里
 相追隨。人生尚行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
 黍離。富貴豈不願。憂患那自持。人命危且淺。忽若朝露
 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欲差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
 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六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
 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亾。
 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
 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徬徨。

羅襦且不忍即思甘棠意

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歔。
 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

酸鼻酸鼻

忠心一片
可揭日月

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鵲鴿在原我何為。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琅琅。
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旁。鴈兒啄啄秋無梁。
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為兒女淚淋漓。
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
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電飄泥塗。
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
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血駒。

丞稚故自
風流

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落飄瑤琚。風花飛墜鳥鳴鳴。
金莖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鳳俎。美人塵土何代無。
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為爾遡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
北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
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
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
老。

發潭口 十三日

吹面北風來。拂鬢堅冰至。軒冕委道途。衮繡易羶毳。百

年雜醜好始酬四方志。浩歌激激浮雲亭。亭復攬轡義馭
幾曾停。誰當掃幽翳。

新濟州

借問新濟州。徐鄆兄弟國。昔爲大河南。今爲大河北。垂
雲陰萬里。平原望不極。百艸盡枯死。黃花自秋色。時時
見桑樹。青青雜阡陌。路上無人行。烟火渺蕭瑟。車轍分
縱橫。過者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霜蹄破叢棘。江南寒未
深。銅爐獸花赤。爲知行路人。鐵冷衣裳濕。

汶陽道中

東平路汶陽縣十四日

積雨不肯霽。行陸如涉川。青氈續我後。白氈覆我前。我

悽惻之景
恍然寓目

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被面。代我泣涕漣。鴻鴈
紛南翔。遊子北入燕。平楚渺四極。雪風迷遠天。昔聞濟
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地。吊古愴蒼烟。男兒欲了
事。長虹射寒泉。

汶陽館

去歲營船隩。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
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愧秋雨暗。孤影照淋浪。

自汶陽至鄆

十五日

渺渺中原道。勞生歎百非。風雨吹打人。泥濘飛上衣。目
力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

如此好句
憂深意亦
深

讀之不覺
愁自生耳
宋聯令人
髮指

來平館

憔悴江南客。蕭條古鄆州。雨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萬里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鞭劉豫骨。烟草暗荒丘。

發鄆州喜晴

烈風西北來。萬竅號高秋。宿雲蔽層空。浮潦迷中州。行人苦沮洳。道阻路且修。流澌被鞍鞆。飛沫綴衣裘。昏鴉接翅落。原野慘以愁。城郭何蕭條。閉戶寒颼颼。中宵月色滿。餘光散衾稠。余子戒明發。飛霧靄郊丘。微見扶桑紅。隱隱如沉浮。身遊大荒野。海氣吹蜃樓。須臾劃當空。六合開沉幽。千年厭顏色。蒼翠光欲流。太陽經天行。大化不暫留。輝光何曾滅。晡靄終當收。嚴霜下豐艸。長歌夜悠悠。明日東阿道。方軌驟驪騮。

發東阿

日十七

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烟。秋雨桑麻地。春風桃李天。貪程頻問堠。快馬緩加鞭。多少飛檣過。噫吁是北船。

宿高唐州

博州

早發東阿縣。暮宿高唐州。哲人達幾微。志士懷隱憂。山河已歷歷。天地空悠悠。孤館一夜宿。北風吹白頭。

平原

日十八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

天地悠悠
先生此心
想同之耳

我公志節
忠憤與所
建立事事
不愧

大山全集 卷十四
大河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
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慘鈎舌。心歸朝廷氣不懾。崎嶇坎坷不得志。
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
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發陵州

中原似滄海。萬頃與雲連。大明朝東出。皎月正在天。遠
樹亂如點。桑麻鬱蒼烟。一鴈入高空。千鴉落平原。我行
天地中。如蟻磨上塵。雨痕留故衣。霜氣襲重氈。健馬嘶
北風。潛魚樂深淵。嗚心哉南方人。回首空自憐。

獻州道中

三年戎服行。五嶺文王會。躋攀上崖磴。厲揭涉瀟瀨。十
步九崎嶇。山水何破碎。坐令管仲小。自覺伯夷隘。乃今
來中州。萬里如一槩。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旆旆。驂駟出
清廟。過都真歷塊。歷歷古戰場。俯仰生感慨。吾常涉重

絕妙警聯

何等思心

湖東海際南海。茲遊冠平生。天宇更宏大。心與太虛際。
目空九圍內。男兒不出居。婦人坐帷蓋。反身以自觀。須
彌納一芥。以此處死生。超然萬形內。

文山全集 卷十四
滹沱河二首

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仞絕滹沱。蕭王麥飯曾倉卒。
回首中天感慨多。楚草木公山竟感秦。始信滹沱兵合事。
世間興廢不尤人。

河間

夜宿河間恰家則翁寓焉因成三絕

空有丹心貫碧霄。泮水亡國不崇朝。小臣萬死無遺慨。
曾見天家十八朝。

南歸鴈蕩報郎君。老子精神健十分。不爲瀛洲復相見。
阿戎翻隔萬山雲。

江南車蓋走燕山。老子旁觀袖手間。見說新詩題甲子。
桃源元只在人間。

保州道中 二十一日

昨日渡滹沱。今日望太行。白雲何渺渺。天地何茫茫。落
葉混西風。黃塵昏夕陽。牛車過不住。羶屋行相望。小兒
騎蹇驢。壯士駕乘黃。高低葉萬頃。黑白草千行。村落有
古風。人間無時粧。宋遼舊分界。燕趙古戰場。蚩尤亂涿
野。共工謫幽邦。郭隗致樂毅。荆軻攜舞陽。滅盧互反覆。
安史迭披猖。山川一今古。人物幾興亡。江南佔畢生。往

來習羊腸。天馬戴青蠅。電秣馳康莊。適從何有來。如此
醉夢鄉。感時意踟躕。惜往淚淋漓。厲階起玉環。左計繇
石郎。天地行日月。萬代乘景光。晝夜果可廢。春秋誠荒
唐。吾生直須臾。俯仰際八荒。來者不可見。遠遊賦彷徨。

保涿州三詩

趙太祖墓

在保州二十九年
日起三十日到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東。山川猶有靈。佳氣何鬱葱。顧
我巾車囚。厲氣轉秋蓬。辦香欲往拜。惆悵臨長空。

樓桑

故宅近涿
縣三十里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烟遶故宅。道

傍為揮淚。徘徊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

涿鹿

我瞻涿鹿野。古來戰蚩尤。軒轅此立極。玉帛朝諸侯。歷
歷關河鴈。隨風鳴寒秋。邇來三千年。王氣行幽州。

過梁門

一金甌在。雙雙鎮壁全。土花開舊國。風絮渡江船。南
北分新統。江淮號極邊。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啼鵲。

白溝河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天不守。羸馬遷龍荒。適
過白溝河。裂眦鬚欲張。絕粒不遘死。仰天扼其吭。群臣

下誰具
眼

弔張公以
自吊慷慨
慷慨

總奄奄。一土垂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爲淒涼。我生何
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圖遘陽九。天塹滿飛艦。引兵詣闕
下。捧土障瀾狂。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獨南海。
金鉞將煌煌。武侯空威心。出狩驚四方。吾屬竟爲虜。世
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
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項藉宮。次覽劉
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嵩與恒。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
桑。戴星渡一水。慘淡天微茫。行人爲我言。宋遼此分疆。
懸知公歿處。爲公出涕滂。恨不持束芻。徘徊官道旁。我
歿還在燕。烈烈同肝腸。今我爲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
垂日月。斯人未云亾。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懷孔明

斜谷事不濟。將星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漢
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劉琨

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連踪起幽并。隻手扶晉室。福
華天意垂。匹磾生鬼域。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

祖逖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爲遜一頭地。何
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今古爲短氣。

可涕

顏杲卿

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胡雛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

公之心公之事

許遠

起師哭玄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鬻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遊說。

過雪橋琉璃橋

小橋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馬蹄。遊子衣裳如鐵冷。殘星荒店野雞啼。一作亂鳴雞

指南後錄卷之三

予指南後錄第一卷起正月十二日賦零丁洋第二

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今第三卷蓋自庚辰元

日為始文山履善甫序

五月二日生朝

北風吹滿楚冠塵。笑捧蟠桃夢裏春。幾歲已無籠鶴客。去年猶有送羊人。江山如許非吾土。宇宙奈何多此身。不滅不生。在何許。靜中聊且養吾真。

寫出衷曲
先廻

胡笳曲

庚辰中秋日。水雲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

十八拍借
杜甫口寫
自家胸忠
義滿腔幽
憤遍紙

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
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畧之。蓋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
遣耳。亦不必一一學琰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
家。故書以遺之。浮休道人文山真。
風塵傾洞昏。王室天地慘慘無顏色。而今西北自反胡。
西望千山萬山赤。歎息人間萬事非。被驅不異犬與雞。
不知明月為誰好。來歲如今歸未歸。

右一拍

獨立縹緲之飛樓。高視乾坤又可愁。江風蕭蕭雲拂地。
笛聲憤怒哀中流。鄰雞野哭如昨日。昨日。晚晴今日黑。
蒼黃已就長途往。欲往城南忘南北。

右二拍

三年奔走空皮骨。三年笛裏關山月。中天月色好誰看。
豺狼塞路人烟絕。寒刮肌膚北風利。牛馬毛零縮如蝟。
塞上風雲接地陰。咫尺但愁雷雨至。

右三拍

黃河北岸海西軍。翻身向天仰射雲。胡馬長鳴不知數。
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慘慘天欲雨。前有毒蛇後猛虎。
欲問長安無使來。終日戚戚忍羈旅。

右四拍

文山全集 卷十四 詩 三十三

寫鬼然獨
處恍焉在
目

北庭數有關中使。飄飄遠自流沙至。胡人高鼻動成群。
仍唱胡歌飲都市。中原無書歸不得。道路只今多擁隔。
身欲奮飛病在床。時獨看雲淚沾臆。

右五拍

胡人歸來血滿箭。白馬將軍若雷電。蠻夷雜種錯相干。
洛陽宮殿燒焚盡。干戈兵革鬪未已。魍魅魍魎徒為爾。
慟哭秋原何處村。千村萬落生荆杞。

右六拍

憶昔十五心尚孩。莫恠頻頻勸酒杯。孤城此日腸堪斷。
如何不飲令人哀。一去紫臺連朔漠。月出雲通雪山白。

九度附書歸洛陽故國三年一消息

右七拍

只今年纔十六七。風塵荏苒音書絕。胡騎長驅五六年。
弊裘何啻連百結。愁對寒雲雪滿山。愁看冀北是長安。
此身未知歸定處。漂泊西南天地間。

右八拍

午夜漏聲催曉箭。寒盡春生洛陽殿。漢王山河錦繡中。
可惜春光不相見。自胡之反持干戈。一生抱恨空咨嗟。
我已無家尋弟妹。此身那得更無家。南極一星朝北斗。
每依南斗望京華。

右九拍

今年。鵬。月。凍。全。消。天。涯。涕。淚。一。身。遥。諸。將。亦。自。軍。中。至。
行。人。弓。箭。各。在。腰。白。馬。嚼。齒。黃。金。勒。三。尺。角。弓。兩。斛。力。
胡。鴈。翅。濕。高。飛。難。一。箭。正。墜。雙。飛。翼。戴。王。山。阿。嶺。中。

右十拍

冬。至。陽。生。春。又。來。口。雖。吟。咏。心。中。哀。長。笛。誰。能。亂。愁。思。
呼。兒。且。覆。掌。中。杯。雲。白。山。青。萬。餘。里。壁。立。石。城。橫。塞。起。
元。戎。小。隊。出。郊。垌。天。寒。日。暮。山。谷。裏。四。湖。吳。越。正。六。五。

右十一拍

洛。陽。一。別。四。千。里。邊。庭。流。血。成。海。水。自。經。喪。亂。少。睡。眠。
手。脚。凍。皴。皮。肉。死。反。鎖。衡。門。守。環。堵。稚。子。無。憂。走。風。雨。
此。時。與。子。空。歸。來。喜。得。與。子。長。夜。語。

右十二拍

大。兒。九。齡。色。清。徹。驂。騶。作。駒。已。汗。血。小。兒。五。歲。氣。食。牛。
冰。壺。玉。鑑。懸。清。秋。罷。琴。惆。悵。月。照。席。人。生。有。情。淚。沾。臆。
離。別。不。堪。無。限。意。更。為。後。會。知。何。地。酒。肉。如。山。又。一。時。
只。今。未。絕。已。先。悲。

右十三拍

北。歸。秦。川。多。鼓。鞶。禾。生。隴。畝。無。東。西。三。步。回。頭。五。步。坐。
誰。家。搗。練。風。淒。淒。已。近。苦。寒。月。慘。慘。中。腸。悲。自。恐。二。男。

世間勞苦
獨萃公身

見不得相追隨。去留俱失意徘徊。感生離。十年蹴踘將
雛遠。目極傷神誰爲携。此別還須各努力。無使霜露沾
人衣。

右十四拍

寒雨颯颯枯樹濕。坐臥只多少行立。青春欲暮急還鄉。
非關使者徵求急。欲別上馬身無力。去住彼此無消息。
關塞消條。行路難行。路難行。澁如棘。男兒性命絕可憐。
十日不一見顏色。

右十五拍

乃知貧賤別更苦。况我飄轉無定所。心懷百憂復千慮。
世人那得知其故。嬌兒不離膝。哀哉兩決絕也。復可憐。
人里巷盡嗚咽。斷腸分手各風烟。中間消息兩茫然。自
斷此生休問天。看射猛虎終殘年。

右十六拍

江頭宮殿鎖千門。千家今有百家存。面粧首飾雜啼痕。
教我歎恨傷精。竟自有兩兒郎。忽在天一方。胡塵暗天
道路長。安得送我置汝傍。

右十七拍

事殊興極憂思集。足繭荒山轉愁疾。漢家山東二百州。
青是烽烟白人骨。入門依舊四壁空。一斛舊水藏蛟龍。

年過半百不稱意此曲哀怨何時終

右十八拍

上巳 三月三日也

自李庭芝
疑夫大机
會故憂患
六年

予自丙子上巳日真州屏之城門外于今憂患通六年俯仰時節為之慨然

昔自長淮樹去帆今從燕薊眺東南泥沙一命九分九風雨六年三月三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遊子竟何堪便從餓死傷遲暮面對西山已發慚

寒食

予不登丘隴拜清明寒食八年矣癸酉湖南甲戌乙

亥章貢丙子淮東丁丑梅州戊寅麗江浦庚辰燕山

獄中今辛巳猶未得死和上巳韻寫懷

苦海周遭斷去帆東風吹淚向天南龍蛇澤裏清明五燕雀籠中寒食三樸面風沙驚我在滿襟霜露痛誰堪何當歸骨先人墓千古不為丘首慚

覽鏡見鬚髯消落為之流涕

萬里飄零等一毫滿前風景恨滔滔淚如杜宇喉中血鬚似蘇郎節上旄今日形骸遲一死向來事業竟徒勞青山是我安魂處清夢時時賦大刀

讀赤壁賦前後二首

野思刻骨

昔年仙子謫黃州。赤壁磯頭汗漫遊。今古興亡真過影。
乾坤俯仰一虛舟。人間憂患何曾少。天上風流更有不。
我亦洞簫吹一曲。不知身世是頭顱。
一笑滄波浩浩流。隻雞斗酒更扁舟。八龍寫作詩中案。
孤雀來爲夢裏遊。楊柳遠烟連北府。蘆花新月對南樓。
玉仙來往清風夜。還識江山似舊不。

自歎

門揜牢愁白日過。不應老子坐婆娑。雖生得似無生好。
欲歿其如不歿何。王蠋高風真可挹。魯連大節豈容磨。
東流不盡銅駝恨。四海悠悠總一波。

王炎午讀
此否

端午初度

忠懷孝思
勃然
歿所初何怨。生朝只自知。頗懷常杖意。恐誦蓼莪詩。浮
世百年夢。高人千載期。楚囚一杯水。勝似九霞卮。
向來松下雀。今日傍誰門。夢見瑤池沸。愁看玉壘昏。所
思多歿所。焉用獨生存。可惜菖蒲老。風烟滿故園。

無刻不思
死

端午卽事

五月五日午。贈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丹
心照夙昔。鬢髮日已改。我欲從靈均。三湘隔遼海。

自述二首

憤恨交并
當年嚼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漢賊已成千古恨。

楚囚不覺二年過。古今咸道天驕子。老去忽如春夢婆。
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蹉跎。

江南啼血送殘春。漂泊風沙萬里身。漢末固應多死士。
周餘乃止一遺民。乍看鬚少疑非我。只要心存尚是人。
坐擁牢愁書眼倦。土床伸脚任吾真。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去年五月望。流水滿一房。今年後三夕。大雨復沒床。我
辭江海來中原。路茫茫。舟楫不復見。車馬馳康莊。矧居
園土中。得水猶得漿。忽如巨石浸。倉卒殊徬徨。明星尚
未啓。大風方發狂。叫呼人不應。宛轉水中央。壁下有水
穴。群鼠走踉蹌。或如魚潑刺。墊溺無所藏。周身莫如物
患至不得防。業爲世間人。何處逃禍殃。朝來闢溝道。宛
如決陂塘。盡室泥濘塗。化爲糜爛場。炎蒸迫其上。臭腐
薰其傍。惡氣所侵薄。疫癘何可當。楚囚欲何之。寢食此
一方。□□□□□坐待仆且僵。乾坤莽空闊。何爲此涼
涼。達人識義命。此事關綱常。萬物方焦枯。皇皇禱穹蒼。
上帝實好生。夜半下龍章。但願天下人家。家足稻梁。我
命渾小事。我歿庸何傷。

先太師忌日

二月二十八日

萬里先人忌。呼號痛不天。遺孤餘二紀。曠祀忽三年。永

恨丘園隔。遙憐弟妹圓。義方如昨日。地下想興然。

築房子歌

自予居狴犴。一室以自治。二年二大雨。地汗實成池。圉人爲我惻。畚土以築之。築之可二尺。宛然水中坻。初運朽壤來。臭穢恨莫追。掩鼻不可近。牛皂雞于時。須臾傳黑墳。千杵鳴參差。但見如坻平。糞土不復疑。乃知天下事。不在論鎡基。苟可掩耳目。臭腐誇神奇。世人所不辨。羊質而虎皮。大者莫不然。小者又何知。深居守我玄。默觀道推移。何時蟬蛻去。忽與濁世違。

有感

天展難謀

已矣勿復道。安之如自然。閑陪黃妳坐。倦退白衣眠。一死知何地。此生休問天。恠哉茨野客。宿果墮幽燕。

正氣歌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或歎。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

公懷孔明
詩云至今
出師表讀
之淚沾胸
余于公之
歌亦云然

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是殆
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
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
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
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
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
良椎。在漢蘓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
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
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
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
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
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閤天黑。
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如
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
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
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
讀。古道照顏色。

七月二日大雨歌

燕山五六月。氣候苦不常。積陰綿五旬。畏景淡無光。天
漏比西極。地濕等南方。今何苦常雨。昔何苦常暘。七月
二日夜。天工爲誰忙。浮雲黑如墨。飄風怒如狂。滂沱至
夜半。天地爲低昂。勢如蛟龍出。平陸俄懷襄。初疑倒巫
峽。又似翻瀟湘。千門各已閉。仰視天茫茫。但聞屋側聲。
人力無支當。嗟哉此園土。占勝非高岡。赭衣無容足。南
房并北房。北房水二尺。聚立唯東箱。桎梏猶自可。凜然
覆穹墻。嘈嘈復雜雜。烝汗流成漿。張目以待旦。沈沈漏
何長。南冠者爲誰。獨居沮洳場。此夕水彌滿。浮動八尺
床。壁老如欲壓。守者殊皇皇。我方斲鼻睡。逍遙遊帝鄉。
百年一大夢。所歷皆黃梁。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遺忘。雞
雞叫東白。漸聞語聲揚。論言苦飄揚。形勢猶倉黃。起來
立泥塗。一笑褰衣裳。遺書宛在架。吾道終未亡。

詠懷

陰陽相烹煎。天地一金瀟。人生居其間。便同肉在砧。熱
猶以火燎。濕猶以湯潄。一歲一煅煉。老形忽駸駸。吾生
四十六。弱質本不任。矧當五六年。患難長侵尋。子卿羝
羊節。少陵杜鵑心。酷罰毒我膚。深憂煩我襟。嗟嗟夏涉
秋。天道何其淫。或時日杲杲。或時雨淋淋。方如坐蒸甑。
又似立烘燼。水火交相禪。益熱與益深。宛轉見戲中日。

夜○空○呻○吟○何○如○真○鼎○鑊○殊○我○一○寸○金○脫○此○寒○暑○殺○誰○能○
復○嘔○歔

偶成

昨○朝○門○前○地○寸○裂○今○朝○床○下○泥○尺○深○人○生○世○間○一○蒲○柳○
豈○堪○日○炙○復○雨○淋○起○來○高○歌○離○騷○賦○睡○去○細○和○梁○父○吟○
已○矣○已○矣○尚○何○道○猶○有○天○地○知○吾○心○

移司卽事

自○大○雨○後○兵○馬○司○墻○壁○頽○落○地○皆○沮○洳○囚○不○可○居○七○
月○五○日○移○司○官○籍○監○予○以○詰○朝○行○詩○以○紀○之○

燕○山○積○雨○泥○塞○道○大○屋○欹○傾○小○屋○倒○赭○衣○棘○下○無○顏○色○
倉○卒○移○司○避○流○潦○行○行○桎○梏○如○貫○魚○憐○我○龍○鍾○遲○明○早○
我○來○二○十○有○一○月○若○書○下○下○幾○一○考○夢○回○恍○憶○入○新○衙○
不○知○傳○舍○何○時○了○欲○語○痴○兒○了○家○事○九○牛○一○毛○亦○云○小○
天○門○皇○皇○虎○豹○立○下○土○孤○臣○泣○雲○表○莫○令○赤○子○盡○爲○魚○
早○願○當○空○日○杲○杲○

不睡

頻○搔○白○首○強○憂○煎○細○雨○青○燈○思○欲○顛○南○北○東○西○三○萬○里○
古○今○上○下○幾○千○年○只○因○知○事○翻○成○惱○未○到○放○心○那○得○眠○
眼○不○識○了○馬○前○卒○隔○床○擗○鼻○正○陶○然○

先生之心
至今不放

宮籍監

兵馬司移寓宮籍監。予監一室。頗瀟灑。明窗淨壁。樹影橫斜。可愛也。賦五絕。

塵滿南冠歲月深。暫移一室倚旃林。天憐元是青山客。分與窗根兩樹陰。

壁間頗自有龍蛇。元是誰人小住家。不似爲囚似爲客。倚窗望斷暮天涯。

曾過盧溝望塔尖。今朝塔影接虛簷。道人心事真方丈。靜坐日長雲滿簾。

軍衙馬足起黃埃。門掩西風夢正回。自入燕關人世隔。隔牆忽送市聲來。

新來窗壁頗玲瓏。盡把前時臭腐空。好醜元來都是幻。蘧廬一付夢魂中。

還司卽事

兵馬司苦於地窄。其東偏有大宅。官買之以廣治所。舊廳事遂爲空閑。七月十一日。囚自宮籍監悉歸獄。舊廳事之西有一室。處予其間。其地高燥而空涼。蕭然獨往。寂無來人。又一境界也。五言八句二首。

幙燕方如寄。屠羊忽復旋。霜枝空獨立。雪窖已三遷。漂泊知何所。逍遙付自然。庭空誰共語。拄頰望青天。

秋聲滿南國。一葉此飄蓬。牆外千門迥。庭臬四壁空。誰

無一字不悟道

家驢吼月隔巷犬嗥風燈暗人無寐沉沉夜正中

夜起二絕

惆悵高歌入睡鄉。夢中鳧鳧尚飛揚。起來露立頻搔首。夜靜無風自在涼。

三年獨立已成僧。欲與何人說葛藤。夜夜隔牆囚叫佛。三生因果伴孤燈。

還獄

予自宮籍監還兵馬司。止予舊廳事西偏之室。獄戶既葺。以八月七日復返故處。向之所謂臭腐濕蒸依然故在。回視吾所挾。亦浩然而獨存。作古風一首。

人情感故物。百年多離憂。桑下住三宿。應者猶遲留。別茲方丈室。屏居二春秋。夜眠與晝坐。墮乎安楚囚。自罹大雨水。園土俱盪舟。此身委傳舍。遷徙無定謀。去之已旬月。宮室重綢繆。今夕果何夕。復此搔白頭。恍如流浪人。一旦歸舊遊。故家不可復。故國已成丘。對此重回首。汪然涕泗流。人生如空花。隨風任飄浮。哲人貴知命。樂天復何求。

偶賦

蒼蒼已如此。梁父共誰吟。神有忠臣傳。床無壯士金。收心歸寂滅。隨性過光陰。一笑西山晚。門前秋雨深。

先生詩渾是從悟道中來

讀杜詩

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采江如酒何。黃土一盈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

感懷二首

交遊兵後似蓬飛。流落天涯鵲繞枝。唐室老臣唯我在。柳州先友託誰碑。泥塗猶幸瞻佳士。甘雨如何遇故知。一死一生情義重。莫嫌收拾老牛屍。

先生已是
撐住

伏龍欲夾太陽飛。獨柱擎天力弗支。北海風沙漫漢節。浯溪烟雨暗唐碑。書空已恨天時雨。惜往徒懷國士知。

抱膝對人復何語。紛紛坐冢臥為屍。

先兩國初忌九月初七日

北風吹黃花落木寒。蕭颼哀哀我茲母。玉化炎海秋。日月水東流。音容隔悠悠。小祥哭下邳。大祥哭幽州。今此復何夕。荏苒三星周。嗟哉不肖孤。宗職曠不修。昔母肉未寒。委身墮寇讐。仰藥旱云遂。庶從地下遊。大阿落人手。須生不自由。南寇坐絕域。大期落淹流。白華下玄髮。碧蘚生緇裘。心口自相語。形影旁無儔。空庭鬼火聞。天黑對牢愁。魚軒在何處。冤鬼今安否。兒女各北歸。墳墓委南陬。寒食雨淒淒。盂飯誰與投。荆棘纏蔓草。狐兔緣

宛乎膝下
面陳淚不
能讀

荒丘長夜良寂寞。與我同幽幽。我心亦勞止。我命實不
猶。昨夕夢堂上。樂昔歡。綢繆覺來。尚恍惚。血涕連衾裯。
晨興一瓣香。痛如螫在頭。吾家白雲下。萬里同關憂。遙
憐弟與妹。几筵羅庶羞。既傷母在殯。又念兄在囚。兄囚
不足念。母亦爲母謀。三聖去已遠。穹垠莽洪流。緬懷百
世慮。白骨甘填溝。冥冥先大夫。鬱鬱蒼松楸。防山迄合
塋。瞑目復何求。

重陽

萬里飄零兩鬢蓬。故鄉秋色老梧桐。鴈棲新月江湖滿。
燕別斜陽巷陌空。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

更落誰家

乾坤遺恨知多少。前日龍山如夢中。

又三絕

世事濛濛醉不知。南山秋意滿東籬。黃花何故無顏色。
應爲元嘉以後詩。

人間萬事轉頭空。皂帽飄蕭一病翁。不學孟嘉狂落帽。
故將白髮向西風。

老來憂患易淒涼。說到悲秋更斷腸。世事不堪逢九九。
休言今日是重陽。

夜

秋光連夜色。萬里客淒淒。落木空山杳。孤雲故國迷。衾

寒霜正下燈晚月平西。夢過重成夢。千門雞亂啼。

雨雪

秋色金臺路。艤股半馬蹄。因風隨作雪。有雨便成泥。過眼驚新夢。傷心憶舊題。江雲愁萬疊。遺恨鷓鴣啼。

偶成二首

燈影沉沉夜氣清。朔風吹夢度江城。覺來知打明鐘未。忽聽隣家叫佛聲。

序字是道

烏兔東西不住天。平生奔走亦茫然。向來鞅掌真堪笑。爛熳如今獨自眠。

得兒女消息

如此心胸方能成得事業非黜不顧也一種真性自注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典午身。骯髒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癡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為或人賦

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世事

世事孤鴻外。人生落日西。棋淫詩興薄。書倦夢魂迷。汨汨還坐悠悠笑。卽啼一真吾自得。開眼總筌蹄。

斷鴈

斷鴈西江遠。無家寄萬金。乾坤風月老。沙漠歲年深。白日去如夢。青天知此心。素琴絃已絕。不絕是南音。

小年

燕朔逢窮臘。江南拜小年。歲時生處樂。身世死為緣。鴉噪千山雪。鴻飛萬里天。出門意寥廓。四顧但茫然。

除夜

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

壬午

丙子上巳前二日。予至真州。今俯仰六周星矣。撫時念事。為之流涕。聊寫我心。質諸鬼神爾。

讀聊寫我心質諸鬼神之悚然乃知忠貞心事無刻與天相離此公一生事業在此吾祖忠惠公常服膺精誠貫金石意氣孚神明八字先後一撥故德業亦自不異但吾祖得際明良耳

憶昔三月朔。歲在火鼠鄉。朝登迎鑾鎮。夜宿清邊堂。於時全飈霧。陽精黯無芒。胡羯犯彤宮。犬戎升御床。慘淡銅駝泣。威垂朱鳥翔。我欲疏河嶽。借助金與湯。吾道率曠野。繞樹空徬徨。慷慨撫鰲背。艱關出羊腸。扶日上天門。隨雲拜東皇。祖逖誓興晉。鄭畋義扶唐。人謀豈云及。天命不于常。泗水沉洛鼎。蘓丘植汶篁。瑤宮可敦后。玉陛單于王。革命曠千古。被髮編八荒。海流忽西注。天旋俄右方。予得為馘。萬里勞梯航。秋風上甌脫。夜雪臥

桁楊南冠鄭大夫。北窖蘇中郎。龍蛇共窟穴。蟻蝨連衣裳。周旋溲渤間。宛轉沮洳場。漠漠蒼天黑。悠悠白日黃。風埃滿沙漠。歲月稔星霜。地下雙氣烈。獄中孤憤長。唯存葵藿心。不改鐵石腸。斷舌奮常山。抉齒厲睢陽。此志已溝壑。餘命終巖墻。夷吾不可作。此連父云亡。王衍勸石勒。馮道朝德光。末俗正靡靡。橫流已湯湯。餘子不足言。丈夫何可當。出門仰天笑。雲山浩蒼蒼。

生日

憶昔閑居日。端二逢始生。升堂拜親壽。摠衣接賓榮。載酒出郊去。江花相送迎。詩歌和盈軸。鏗戛金石聲。於時

端二

無今思昔
一悲

果何時。朝野方休明。人生足自樂。帝力無能名。譬如江海魚。與水俱忘情。詎知君父恩。天地同生成。旄頭忽墮地。氛霧迷三精。黃屋朔風捲。園林殺氣平。四海靡所騁。三年老於行。賓僚半蕩覆。妻子同飄零。無幾哭慈母。有頃遭潰兵。束兵獻穹帳。囚首送空囹。痛甚衣冠烈。甘於鼎鑊烹。死生久已定。寵辱安足驚。不圖坐羅網。四見槐雲青。朱顏日復少。玄髮益以星。往事真蕉鹿。浮名一草螢。牢愁寫玄語。初度感騷經。朝登蓬萊門。暮涉芙蓉城。忽復臨故國。搖搖我心旌。想見家下人。念我涕爲傾。交朋說疇昔。惆悵雞豚盟。空花從何來。爲吾舞娉婷。莫道

無人歌時鳥不可聽。達人貴知命。俗士空勞形。吾生復安適。挂頰觀蒼冥。

端午

五月五日午。薰風自南至。試爲問大鈞。舉杯三酌地。田文當日生。屈原當日死。生爲薛城君。死作汨羅鬼。高堂狐兔遊。雍門發悲涕。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爾。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不知生者榮。但知死者貴。勿謂死可憎。勿謂生可喜。萬物皆有盡。不滅唯天理。百年如一日。一日或千歲。秋風汾水辭。春暮蘭亭記。莫作留連悲。高歌舞槐翠。

民到于今
稱之

自歎三首

猛思身世事。四十七年無。崔髮俄然在。鸞飛久已殂。一兒化成土。六女掠爲奴。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北轍更寒暑。南冠幾晦冥。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惆悵心如失。崎嶇命復輕。遭時命如此。薄分笑三生。疾病連三次。形容落九分。幾成白宰相。誰識故將軍。暗坐羞紅日。閑眠想白雲。蒼蒼竟何意。未肯喪斯文。

家山時入
夢妻子亦
關情是至
性之言非
慷慨不顧
身家者

病目二首

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茫。聶政心雖碎。劉伶醉未忘。問天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想由來假。收拾太乙光。

向來巖下電。無故眩生花。達磨面向壁。盧仝塌沙燈。
前心欲碎。鏡裏鬢空華。何日看明月。沈沈斗柄斜。

有感二首

先生心胸浩然故無言非入道
心在六虛外。不知身網羅。病中長日過。夢裏好時多。夜
夜頻能坐。時時亦自歌。平生此光景。回首笑呵呵。

拾遺

早起

曉日半窗紅。隣雞振翼雄。餘子貪慵睡。佳人理髮蓬。未
忘塵俗慮。那免是非攻。前山渾不見。籠翠霧烟中。

贈許柏溪惟一

長風吹飛藿。清蜩吟野草。流光速代謝。興懷令人老。遊
子中夜起。悠悠酣且歌。明月委清照。江湖秋涉多。豈無
臨淄魚。亦有邯鄲酒。懷古招王孫。登高重回首。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廬陵

文天祥文山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度父評閱

兄 鍾天均小天父

參閱

鍾天樞雲桓父

弟鍾 超上士父 較

指南別錄

舊本名為吟嘯集越考道體堂序知吟嘯二字乃書肆為之於義無取實指南別錄

耳因正之

生朝

五月二日

客中端二日風雨送牢愁昨歲猶潘母今年更楚囚田

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莫作長生祝。吾心在首丘。

西瓜吟

拔出金佩刀。斫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下咽頓除烟火氣。入齒便作冰雪聲。長安清富說邵平。爭如漢朝作公卿。

石三峯爲示十字云。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爲

足六句。

雲低昏海日。風急沸洪濤。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絀綺汗塵上。珠玉委蓬蒿。若作淒然賦。吾將僕命騷。

蚤秋

寒魄澹玄河。商飈慄明發。羈人坐環堵。壯士衣穿褐。晉陵誰復新。秦陵尚云秣。夫君百世心。患不在饑渴。

寄惠州弟

公兩子俱死。難以弟壁子爲嗣。是詩蓋囑之耳。

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鴈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葬骨知無地。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感傷

地維傾渤海。天柱折崑崙。清夜爲揮淚。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高廟神靈在。乾坤付不言。

自歎

海濶南風慢。天昏北斗斜。孤臣傷失國。遊子歎無家。官

飯身如寄。征衣鬢欲華。越王臺上望。家國在天涯。

虎頭山

蚤不逃秦帝。終然陷楚囚。故園春草夢。舊國夕陽愁。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休。虎頭山下路。揮淚憶虔州。

高沙道中

道逢死人骨。委積萬有千。冤魄侵蠅蚋。膏脂飽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

此先生直州道上作也悲悽斷人腸肺

擇所趨。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求仁而得仁。寧死溝壑填。自古皆有死。死不污腥羶。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疑在魯。

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倘儻何拘攣。伊人莫知我。此恨付重泉。

戰場

三年海嶠擁貔貅。一日蹉跎白盡頭。垓下雌雄羞故老。長安咫尺泣孤囚。魚龍沸海地為泣。烟雨滿山天也愁。萬死小臣無足憾。蕩陰誰共侍中遊。

哭崖山

寶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洒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始悟人間萬法空。

上塚吟

情遺其姓
氏

湘人有登科者，初授武岡尉，單車赴官，守名家正擇，
婿尉本有室，隱其可殺可羞實而取焉，官滿隨婦翁入京，自是
捨桑梓去墳墓，終身不歸，後官至侍從，其糟糠妻居
母家不復嫁，歲時為夫家上塚，婦禮不廢，友人作古
詩一首曰：上塚吟，其讀之為之感慨，因更廣其意賦
五言一篇

余昔從君時，上堂拜姑嫜，相携上祖塚，歲時持酒漿，姑
嫜相繼沒，馬鬣不在鄉，共君甌孟飯，清涕流襦裳，君貧
初赴官，有家不得將，妾無應書兒，松檟自成行，君別不
復歸，歲月何茫茫，長安擁朱綬，執鴈事侯王，豈無一紙
書，道路阻且長，年年酌寒食，妾心良自傷，君家舊巾櫛，
至今襲且藏，諒君霜露心，白首遙相望。

以忠臣心
寫烈婦口

葬無主墓碑

風雨中見道傍一碑，題云葬無主墓之記，乃大定戊
甲所立，雨衣淋漓，字畫漫滅，惜不得下馬讀之。

路逢一石碑，亭亭傲風雨，停驂髣髴看，云是無主墓，未
書戊申歲，屈指九十秋，是時龍渡江，甲子恍一周，借問
葬者誰，承平百世祖，亦有周餘民，戰國委黃土，大祖下
江南，誓不戮一人，神孫再立國，天以報至仁，大河流血

丹屠毒誰之罪。潼關忽不守。皇皇依汴蔡。螿螂知捕蟬。不知黃雀來。今古有興廢。重爲生人哀。

邳州哭母小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亦已多。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哭母大祥

九月七日先母夫人大祥之辰。某爲子不孝。南望嗚咽。爲哀章一首。

前年惠州哭母歛。去年邳州哭母基。今年飄泊在何處。燕山獄裏菊花時。哀哀黃花如昨日。兩度星周俄箭疾。人間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祇今誰人守墳墓。零落瘴鄉一堆土。大兒狼狽勿復道。下有二兒并二女。一兒一女亦在燕。佛廬設供捐金錢。一兒一女家下祭。病脫麻衣日晏眠。夜來好夢歸故國。忽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鷄叫淚滿床。化爲清血衣裳濕。當年婆緯意謂何。親曾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夫人開國分齊魏。生榮死哀送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

真忠臣
孝子

不知何日歸兄骨。孤死猶應正首丘。

哭妻文

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與汝。嗚呼哀哉。

慷慨用壯一字一擊節

先太師忌日

太師忌汗漫二紀。似跳丸弟妹俱成立。家鄉忍破殘。衣冠晨月暗。墳墓夜風寒。萬里逢先忌。無言把淚彈。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已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於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嗚

為臣盡忠為子死孝何有於我哉

呼人誰不為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為忠。人誰不為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為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於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為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勳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為俘。收拾散亡。息於海隅。庶幾奮厲。以為後盾。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天逝。剪為囚虜。形影獨存。藥不瘳。竟北其轅。繫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

痛飲讀離騷與痛飲讀斯文何異

從容就義是公處死之道

公其不死

典祀事有姪曰昇昇一作敏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我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余始至南安軍即絕粒為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余至是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為首丘今心事不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蓋少從容以就

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他迺知餓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余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已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十一首

一

直絃不似曲如鉤自古聖賢多被囚命有死時名不死身無憂處道還憂可憐杜宇空流血惟願嚴顏便斫頭結束長編猶在此竈間婢子見人羞

二

懷憤欲絕

落落南冠自結纓。桁楊臥起影縱橫。坐移白石知何世。夢斷青燈問幾更。國破家亡雙淚暗。天荒地老一身輕。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

三

心期耿耿浮雲上。身事悠悠落日西。千古興亡何限錯。

百年生死本來齊。沙邊莫待哀黃鵠。雲裏何須問牧羝。

此處曾埋雙寶劍。虹光夜指楚天低。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云去白日之

皎皎即長夜之悠悠

四

寥陽殿上步黃金。一落顛崖地獄深。蘇武窖中偏喜臥。

非達生死

劉琨囚裏不妨吟。生前已見夜叉面。死去只因菩薩心。萬里風沙知己盡。誰人會得廣陵音。

五

亦知曼曼楚囚難。無奈天生一寸丹。鐵馬行鑿南地熱。

赭衣坐擁北庭寒。朝食淡薄神還爽。夜睡崎嶇夢自安。

亡國大夫誰為傳。祇饒野史與人看。

六

風雪重門老楚囚。夢回長夜意悠悠。熊魚自古無雙得。

鵠雀如何可共謀。萬里山河真墮甑。一家妻子枉填溝。

兒時愛讀忠臣傳。不謂身當百六秋。

不論書與不書先生素心

聽着啼鵑淚滿襟。國亡家破見忠臣。關河瀝落三生夢。
風雪飄零萬死身。丞相豈能堪獄吏。故侯安得作園人。
神農虞夏吾誰適。回首西山繼絕塵。

八

公自入虜
中滿目是
死

風前泣燈影。日下泣霜花。鍾信忽然動。屋陰俄又斜。
悶中聊度歲。夢裏尚還家。地獄何須問。人間見夜叉。

九

風霜陰忽忽。天地澹悠悠。我自操吳語。誰來問楚囚。
寂中惟滅想。達處盡忠憂。手有韋編在。朝聞夕死休。

十

環堵塵如屋。纍然一故吾。解衣烘稚蝨。勻鑷救殘鬚。
坐處心如忘。吟餘眼已枯。不應畱滯久。何日裹籩簪。
瑾以籩簪
裹而棄之

十一

浩劫風塵暗。衣冠痛百罹。辭傳方外學。晴寫獄中詩。
烈士惟名殉。真人與物違。世間忙會錯。認取去來時。

十二

儼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議論探堅白。精神入汗青。
無書求出獄。有舌到臨刑。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銘。

悲懷浩然
究塞天地

十三

兩月縲囚裏。一年憂患餘。疎因隨事直。忠故有時愚。道在身何拙。心安體自舒。近來都勘破。人世只遺廬。

十四

衮衣坐縲綫。世事亦堪哀。枕外親炊黍。爐邊細畫灰。無人淚垂血。何地骨生苔。風雪江南路。夢中行探梅。

十五

我自憐人醜。人方笑我愚。身生豫讓癩。背發范增疽。已愧功臣傳。猶堪烈士書。衣冠事至此。命也欲何如。

十六

久矣忘榮辱。今茲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氣還清。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出門天宇濶。一笑暮雲橫。

十七

琪璧衣冠十六傳。更無一士死君前。自慚重趙非九鼎。猶幸延韓更數年。孟博囊頭真自愛。杲卿鉤舌要誰憐。人間信有綱常在。萬古西山皎月懸。

和夷齊西山謠

謠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後二千餘年。某迺倚謠而和之曰。

忠憤

不動心如
是

可悲可嘆

先生之遭
更苦

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戎有中國兮。人類熄矣。明王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甚矣吾衰矣。又從而歌之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為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不至兮。德之衰矣。

十二月二十日作

家國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許遠死何晚。李陵生自羞。南來冠不改。吾且任吾囚。

二十四日俗云小
年夜

壯心負光岳。病質落幽燕。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歲

悲
慘
欲
絕

時如有水。風俗不同天。家廟荒苔滑。誰人燒紙錢。

立春已卯十二月
二十六日

無限斜陽故國愁。朔風吹馬上幽州。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烈士喪元端不惜。達人知命復何憂。祇應四十三年死。兩度無端見土牛。

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

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纓。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翁。如有宿世盟。相從語廖廓。俯仰萬念輕。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

四語扶道
與

問引我歸員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我如一逆旅
久欲躡屩行聞師此妙訣蘧廬復何情

歲祝犁單闕月赤奮若日焉逢涪灘遇異人指示
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

句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
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巳卯歲除

歲除破衣裳夜半刺針線遊子長夜思佳人不可見草
枯稚驢吼燈暗饑鼠現深室閉星斗輕裘臥風霰大化

忽流幹浩劫蕩回轉冠屨失其位侯王化畸賤弓戈叱
奇字刀鋸摧頰弁至性詎可遷微軀不足戀真人坐冲
漠死生一乘傳日月行萬古神光索九縣

只是一心
夢求死不
得

右自巳卯十月一日至歲除所賦當時望旦夕死
不自意蹉跎至今詩凡二十餘首明日為商橫執
除歲不知又當賦若干首而後絕筆云巳卯除日

姓某題

元日

庚辰歲

鐵馬風塵暗金龍日月新衣冠懷故國鼓角泣離人自
分流年晚不妨吾道春方來有千載兒女枉悲辛

金龍庚辰
金辰為龍
也

庚辰四十五歲

東風昨夜忽相過。天地無情奈老何。千載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爲多。君傳南海長生藥。我愛西山餓死哥。泡影生來隨自在。悠悠不管世間魔。

感興

萬里雲山斷客魂。浮雲心事向誰言。月侵鄉夢夜推枕。風送牢愁晝掩門。蘇子窖中閑日月。石郎家裏舊乾坤。朝聞夕死吾何恨。坐把春秋子細論。

正月十三日

去年今日遁崖山。望見龍舟咫尺間。海上樓臺俄已變。河陽車駕不須還。可憐羝乳烟橫塞。空想鷓啼月掩關。人世流光忽如此。東風吹雪鬢毛斑。

上元懷舊

禁門三五金吾夜。回首青春忽二毛。池上昔陪王母宴。斗中今直貴人牢。風生江海龍游遠。月滿關山鶴唳高。夢到鈞天燈火鬧。依然彩筆照宮袍。

讀史

自古英雄士。還爲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壯志催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何用怨青春。

感傷

哀哉

慘哉先生
所遭實是
如此

家國傷冰泮。妻孥歎陸沉。半生遭萬劫。一落下千尋。各
任如曹命。那知吾輩心。人誰無骨肉。恨與海俱深。

遣興

一落顛崖不自由。春風相對說牢愁。稚驢黑月光中乳。
饑鼠青燈影下遊。豈料乾坤成墮甕。始知身世是虛舟。
遙憐海上今塵土。前代風流不肯休。

又

東風吹草日高眠。試把平生細問天。燕子愁迷江右月。
杜鵑聲破洛陽烟。何從林下尋元亮。只向塵中作魯連。
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歛便神仙。

子房赤松
遊莫作學
仙看

四月八日

是日為
浴佛日

今朝浴佛舊風流。身落山前第一州。顛上瑤桃俄五稔。
海中玉果已三周。人生聚散真成夢。世事悲懽一轉頭。
坐對薰風開口笑。滿懷耿耿復何求。

夜起

夢破東窓月半明。此身雖在只堪驚。一春花裏離人淚。
萬里燈前故國情。龍去想應回海島。鴈飛猶未出江城。
客愁多是西山雨。一任瀟條白髮生。

忠愁滿紙

端午感興

千金鑄鏡百神愁。功與當年禹服侔。荆棘故宮魑魅走。

空餘楊子水東流

又

當年忠血墮。讒波千古荆人祭。汨羅風雨天涯。芳草夢江山如此。故都何

又

流棹西來恨未銷。魚龍寂寞暗風潮。楚人猶自貪兒戲

千年奪錦標

入艾有感

過眼驚初夏。回頭憶晚春。已憐花結子。又見艾為人。故國丹心老。中原白髮新。靈脩那解化。清夢楚江濱。

自歎

痛飲讀騷語

綠槐雲影弄黃昏。月照牢愁半掩門。一片心如千片碎。十分鬚有二分存。沙邊黃鵠長回首。江上杜鵑空斷魂。監子溷人漫不省。紅纓白馬意軒軒。

自遣

詩餘眠白日。飲後坐清風。萬事乘除裏。平生寵辱中。心無隨境變。意自與天通。莫笑邯鄲夢。惺惺更是空。

自述

赤鳥登黃道。朱旗上紫垣。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往事飛鴻渺。新愁落照昏。千年滄海上。精衛是吾冤。

孤鬼只護君

不睡

終夕起推枕。五更聞打鐘。精神入朱鳥。形影落盧龍。殫節蓬萊島。揚旗大華峰。奔馳竟何事。回首謝喬松。

七夕

大地風塵惡。長天歲月奔。憂來渾是感。破與誰言。緜鶴空回首。河牛暗斷冤。吾今拙又拙。無復問天孫。

有感

石郎草草割山川。一落人手三百年。八州風雨暗連天。三皇五帝如飛烟。人人野祭伊水邊。春秋斷爛不復傳。白頭潦到今魯連。夜深危坐日晏眠。

聞季萬至

去年別我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烟。

有感

丁丑歲八月十七日。家人陷。今恰三周而予在行。既十閱月矣。有感而賦。

平生心事付悠悠。風雨燕南老楚囚。故舊相思空萬里。妻孥不見滿三秋。絕憐諸葛隆中意。贏得子長天下遊。一死皎然無復恨。忠冤多少暗荒丘。

感懷

已卯八月二十四日，予以楚囚發金陵，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今為庚辰中秋後九日，感懷四十字。

去歲趨燕路，今晨發楚津。浪名千里客，剩作一年人。鏡裏秋容別，燈前暮影親。魯連疑未死，聊用托芳塵。

重陽

庚辰

飄零萬里若為家，一夜西風吹鬢華。祇有新詩題甲子，更無故舊對黃花。

又

江南秋色滿梧桐，回首青山萬事空。怕見鏡中新白髮，長將破帽裹西風。

又

風捲車塵美曉寒，天涯流落寸心丹。去年醉與茱萸別，不把今年作健看。

已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忽復周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去冬陽月朔，吾始至幽燕。浩劫真千載，浮生又一年。天南照天北，山後接山前。夢裏乾坤老，孤臣雪咽氈。

已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十有六旬，感興一

得
日望死不

忠愁滿口

首

石晉舊燕趙。鍾儀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風雨一年周。過
厓催人老。寒花送客愁。捲簾雲滿座。抱膝意悠悠。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報。爲賦長句。
君不見常山太守罵羯奴。天津橋上舌盡剝。又不見睢
陽將軍怒切齒。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長至前一日。朔
庭呼我弗爲屈。丈夫開口卽見膽。意謂生死在頃刻。赭
衣冉冉生蒼苔。書雲時節忽復來。鬼影青燈照孤坐。夢
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
不當。年跳東海空有魯連心。獨在。

詞氣凜冽
腔血淋漓

冬至

書雲今日事。夢破曉鳴鐘。家禍三生劫。年愁兩度冬。江
山之小草。霜雪見孤松。春色蒙泉裏。烟蕪幾萬重。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可
恠新祈雪。相思久別梅。夜闌燈坐暗。獨自撥殘灰。

自歎

可憐大流落。白髮魯連翁。每夜瞻南斗。連年坐北風。三
生遭際處。一死笑談中。贏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於今二周年矣。感

初六日卽事

車馬燕山開。誰家早管絃。開門忽見雪。擁被不_知年。篋
破書猶在。爐殘火復燃。偷桃昨日事。回首哭堯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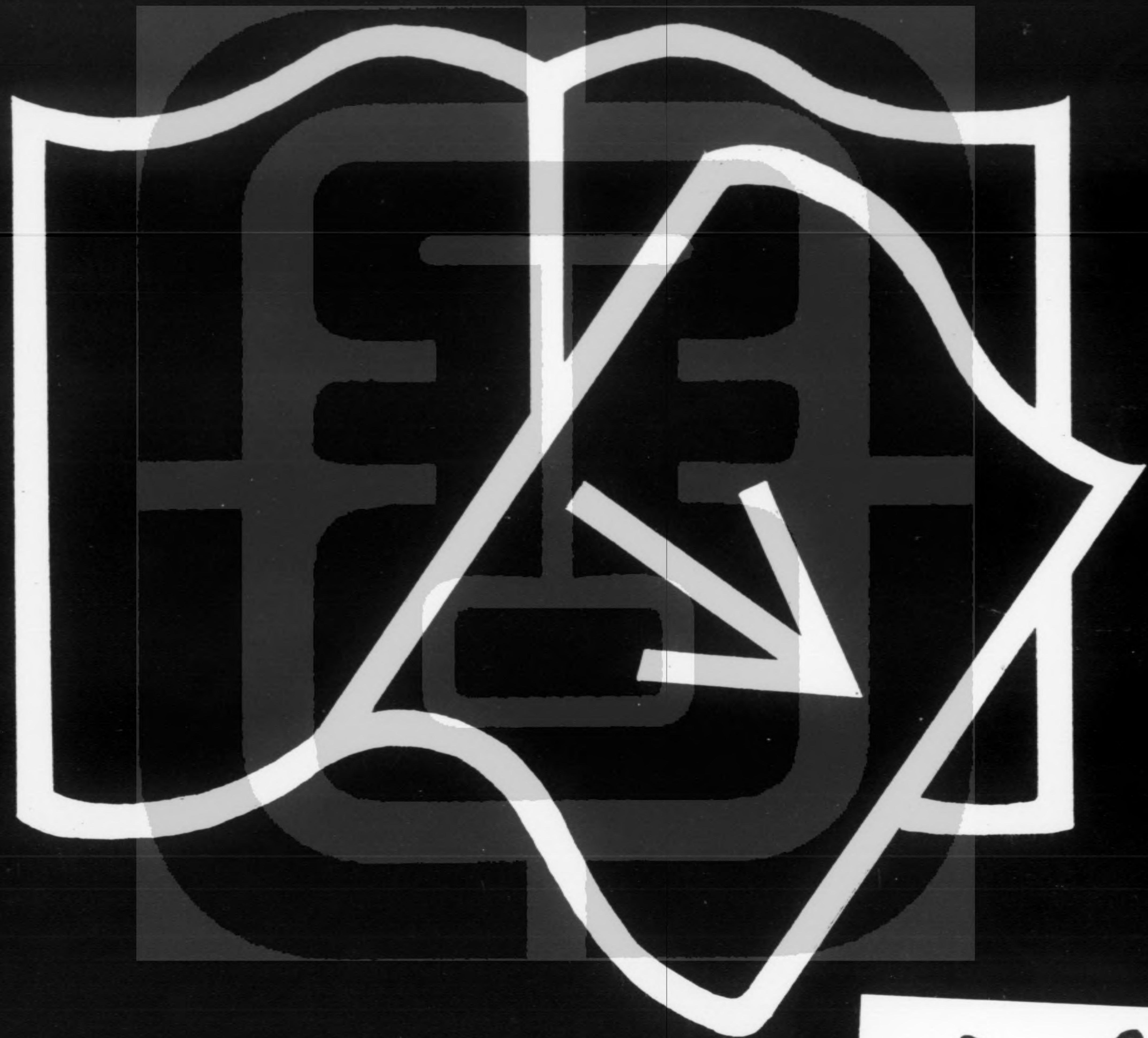
今年爲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佔畢。獨
坐守太玄。一笑發狂疾。悠悠王正意。衰涕感麟筆。

自歎

功業羞前輩。形骸感故吾。屢洲枯紹血。幾無慶公鬚。落
落惟心在。蒼蒼有意無。江流總遺淚。何止失吞吳。

元夕

蛇年人
巧



原件短缺

P19后缺

